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第七十六期

第七十六期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學衡

蔡元培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76 May 1932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採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暫定兩月一期。陽曆三、五、七、九、十一月出版。年出六期。誌費連郵費。國內日本每期四角五分。全年六期二元八角。整購第一至六十期者特價十二元。國內日本郵費在內。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書華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 吳宓

北平清華園郵局轉交

副編輯兼幹事 繆鳳林

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

學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學
衡

A Monthly Journal in Chinese

Devoted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Art.

Mi Wu, Editor

Published by THE CRITICAL REVIEW ASSOCIATION

c/o Tsing-Hua-Yuan Post Office

Peking, China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Honan Road, Shanghai, China, and all its

Branches in the Provinces and Abroad.

Subscription Rates:—Single Copy, 30 cents (Chinese Currency); One Year (6 Issues), \$1.80. Postage Included

Advertisement Rates:—(See the Table elsewhere in the book).

THE CRITICAL REVIEW strive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1) To interpret the spirit, and to systematis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 (2) To introduce and assimilate the standard works and best idea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3) To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life, thought and education, with a sound,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 (4) To create a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capable of expressing new ideas and sentiments, y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usage and inherent beauty of the language.

Contents of The 76th Issue, May 1932.

FRONTPIECE ILLUSTRATIONS:- (1) "Mencius"; (2) Arnold Bennett.

| | | |
|---|--------|-----------------------|
| *The Leaching of Mencius | | ... the late T.F.Tang |
| The Dialogues of Plato: (V) "Phaedru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 | P. H. Kuo |
| The Truth of Egotism (Ahamkara) | | Y. H. Lee |
| Poems of 1930 and 1931... | | Chieh Huang |
| De Profundis: or, Poems Written in prison in Mukden from March to August 1931 | | Shih Pan |



中華書局
新出版

太平洋問題之解剖

葛綏成編

一冊
八角

本書著者，以科學眼光，根據實際情形，分析太平洋及其沿岸諸國的種種問題；其有關我國的，尤詳加敘述。舉凡太平洋上的現勢所由構成，目下太平洋上列強相互間的關係，我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究竟怎樣？怎樣纔能生存於太平洋岸？列強爲什麼以太平洋爲角逐焦點？亞細亞太平洋時代怎樣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將於太平洋發生等等繁複問題，均有詳晰的解剖。全書於繁蹟處求周密，簡略中求概括。讀之對於世界政治經濟的現勢，自能瞭然於胸中。凡關心國際大勢者，允宜人手一編。

曲阜泰山遊記

倪錫英著

一冊
八角

曲阜之部，(一)泰山之部。所載事蹟名勝，無一不足以繫人懷想；而文筆之委宛生動，更能使讀者動遠遊之逸興，發思古之幽情，允推遊記中之佳著。

本書內容分
二部：(一)

- 全國商埠旅行指南.....喻守真葛綏成精裝一冊
- 新遊記彙刊.....周白棋姚鍾聲二元四角
- 新遊記彙刊.....初集八冊.....三元
- 新遊記彙刊.....姚祝萱續集.....二元
- 古今遊記叢鈔.....勞亦安精裝六冊.....六元
- 最新南京遊覽指南.....陸復執精裝一冊.....三元
- 增訂杭州西湖遊覽指南.....舒新城一冊.....四角

- 華盛頓會議小史.....周守一.....一冊.....一元半
- 最近之日本.....陳懋烈.....一冊.....三角半
- 東三省之實況.....王慕寧.....一冊.....四角
- 中國之交通.....葛綏成一冊.....五角
- 中國喪地史.....謝彬.....一冊.....四角
- 南洋旅行漫記.....梁紹文.....一冊.....一元二角
- 近代世界外交史.....張安世精裝二冊.....一元五角
- 戰後列國大勢與世界外交.....張介石.....一冊.....五角

中華書局

新 版 出

目 錄 學 概 論

▲一冊五角

劉紀澤著

近來國內整理國故的聲浪，日益增高，而於國學門徑之書，如目錄學者，輒未多注意，此何異欲登堂入室，而忘其門戶之重要。鹽城劉紀澤先生，積學有年，茲本其研究所得；更參考歷來目錄學諸書數百種，用科學方法，輯成本書。內容分六章：①目錄學之起源，②目錄學之定義，③目錄學之體例，④目錄學之派別，⑤目錄學之功用，⑥目錄學在史學上之位置。書末附參考書目數百種，洵研究國學者必備之書也。

校 籙 新 義
 杜定友 著 一冊一元
 蔡 瑩 著 一冊一元
 圖 書 館 簡 說 一冊一元
 蔡 瑩 著 一冊一元

實用國文修辭學

▲金兆梓著

本書內容分
 題目、材料、謀篇、裁章、鍊句、遣詞、藻飾七章，此其先後的順序，係按照作文時構思之程序排列。所論修辭之法，亦不取鋪張擢詞抒藻之修辭格，惟以切實講述實際上整理言辭之具體方法為主。所論達辭之原理，別有其一貫之說法，大體根據人類心理，具體的說明如何可使所作之文，能令讀者用極小之注意力，而得到極深刻之印象；換言之，是一本側論方法之修辭學，故極便於實用。

一冊七角

| | | | |
|--------|-----|----|----|
| 國文法之研究 | 金兆梓 | 一冊 | 四角 |
| 文字通詮 | 楊譽龍 | 四冊 | 一元 |
| 小說作法講義 | 俱工 | 一冊 | 七角 |
| 作文指南 | 陳仲星 | 四冊 | 四角 |
| 書信構造法 | 嚴渭漁 | 一冊 | 二角 |
| 學詩入門 | 王文瀾 | 一冊 | 一角 |
| 國語文作法 | 黃正厂 | 一冊 | 二角 |
| 語體文法 | 李直 | 一冊 | 三角 |
| 國語文法 | 黎明 | 一冊 | 一角 |
| 實用文章義法 | 謝无量 | 二冊 | 六角 |
| 詩學指南 | 謝无量 | 一冊 | 三角 |
| 詞學指南 | 謝无量 | 一冊 | 二角 |
| 駢文指南 | 謝无量 | 一冊 | 二角 |

新刊 東北研究叢書

中華書局出版

東北風雲緊急到萬分了！吾人欲救東北，須先知東北。坊間所出關於東北的書，大概均從日文書譯出，多替日本宣傳，不但以訛傳訛，而且入主出奴。本叢書由周憲文先生主編，共十二種；於日本侵略東北以及東北的鐵路產業貿易金融外交等，各分冊成書。中等學生讀之，可作現實的史地參攷書，可作國難教科書。一般人讀之，不但增加對東北的認識，並可明瞭國難癥結之所在。

III 已出版者 III

- | | | | |
|---------|-------|-----------|--------------|
| 東北與日本 | 周憲文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東北鐵路問題 | 袁文彰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滿鐵事業的暴露 | 魏承先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東北的金融 | 何孝怡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東北條約研究 | 胡昆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東北移民問題 | 丁憲勳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東北的社會組織 | 王海波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 王正雄編 | 一冊 | 定價五角 特價八折 |
| ◆ 卸剗中者 | 東北的產業 | 徐嗣同 | |
| 東北與列強 | 陳叔兌 | 關東廳事業的暴露 | 魏道國 |
| 東北的貿易 | 魏銘 | 日本侵略東北的政策 | 劉家基 |
| | | | 龔哲民 |

徐 怡著

▲一冊五角

本書在灌輸一般青年及初級政治黨務人員以從事羣衆運動與發展技能的基本知識。全書約分三大部，前三章論宣傳術與羣衆心理之關係，可稱爲應用羣衆心理學；第四章至第七章，根據文學美術詳論發表技能及其原理，可稱爲文藝概論，末章論從事宣傳者之必要修養，可稱爲修養要義，對於人生常識，極有裨益。當此國家多故，社會擾攘之時代，宣傳已成常課，隨時隨地，人人有從事宣傳及被宣傳之可能；即人人皆有備具宣傳常識之必要，凡我國民，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宣傳術與羣衆運動

社會科學家與社會運動家

劉炳 藜編
一冊 一元二角

【新文化叢書】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述社會科學家，內分法政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章；而附以教育家。下篇述社會運動家，內分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東方民族運動領袖等章。全書十餘萬言，將近世界著名的社會科學家與社會運動家的生活、著述、與思想等，敘述無遺。取材寬廣，用筆嚴正，爲研究社會科學與從事社會運動者所應讀也。

世界聯邦論

本書是吾國駐法公使高魯君用法文原著，向國際宣傳者；茲由賀君世俊譯成國文，復經高魯君親自閱定，許爲譯筆詳實，文字流暢。內容分四篇：(一)中國之和平思想，(二)十年來的國際聯盟會，(三)治安與進步，(四)如何實現世界聯邦。關於總理大同思想，及三民五權之運用原則，言之綦詳。國人欲明瞭國際聯盟的內容，及總理思想在國際上之重要者，不可不讀是書。

高一冊 四角

中華

書局新出版

英美德日 四國兒童教育

本書以客觀的態度，敘述英美德日四國兒童教育之近況。其中英美德三國之材料，係根據日本教育家參觀時之報告；至日本之材料，則係編者在日本考察之所得。故書中對於四國之幼稚園、小學校等，記載詳盡，并於學校教育外，兼及教科用書、義務教育問題，故不特為學校教師所當購置；即教育行政人員，亦宜人手一編也。

胡叔異編
一冊一元四角

沈榮齡編 一冊六角

小學國語科教學法

本書包含閱讀、寫作、寫字、口語等項。把經驗與學理打成一口。就實問題，原就科學解決。教學法，科學法。精神所應，頗為合理。是於教學法，發揚其精華。是藝術的，立於一般教學法之中。未發人，允稱一。出者。

舒新城 新承 光編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中華民國教育史，由舒新城先生選述。關於中華民國教育之由來，宗旨制度之變遷，及各級各項教育之概況，均用簡明的筆法，敘述無遺。下編中華民國現行教育法令，係孫承光先生選輯。共分總則、行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教育學術團體五部。

中華民國之教育

舉凡從事教育者所應知應曉現行之教育法令，無不搜羅在內，誠各地教育界同人必需之參考書也。

一冊八角

中華書局 出版

中華書局出版

教育叢書

本叢書由國內外教育專家担任編輯，採用最新學說，以明白淺顯之文字譯述之，專供師範學校及中小學校教師教科用書。

| | | | |
|-----------|-----|----|------|
| 教育心理學大意 | 廖世承 | 一冊 | 八角半 |
| 教育心理學 | 廖世承 | 一冊 | 一元四角 |
| 學習心理學 | 朱定鈞 | 一冊 | 六角 |
| 個性論 | 舒新城 | 一冊 | 二角 |
| 幼稚之意義 | 王克仁 | 一冊 | 二角 |
| 幼稚園課程研究 | 唐毅 | 一冊 | 三角 |
| 兒童與教材 | 鄭宗海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設計教學法精義 | 曹芻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初等設計教學法 | 沈有乾 | 一冊 | 四角半 |
| 道爾頓制概觀 | 舒新城 | 一冊 | 八角 |
| 道爾頓制研究集 | 舒新城 | 一冊 | 八角 |
| 道爾頓制討論集 | 舒新城 | 一冊 | 四角 |
| 個別化教學法 | 舒新城 | 一冊 | 四角 |
| 葛雷制與道爾頓制 | 舒新城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一個小學十年努力紀 | 芮佳瑞 | 一冊 | 三角 |
| 施行新學之東大附中 | 廖世承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青年職業指導 | 王文培 | 一冊 | 四角 |
| 中學訓練問題 | 陳啟天 | 一冊 | 一角半 |

教育小叢書

| | | | |
|--------------|-----|----|-----|
| 近代歐美初等教育發達小史 | 楊廉 | 一冊 | 一角半 |
| 小學地理教學法 | 薛鍾泰 | 一冊 | 一角半 |
| 兒童心理學 | 余家菊 | 一冊 | 一角半 |
| 學校與社會 | 劉衡如 | 一冊 | 三角 |
| 德育 | 元尙仁 | 一冊 | 一角半 |
| 德育 | 王克仁 | 一冊 | 一角半 |
| 德育 | 邵爽秋 | 一冊 | 一角半 |
| 中小學訓育問題 | 周天冲 | 一冊 | 一角半 |
| 家庭設計與鄉村教育 | 周天冲 | 一冊 | 二角 |

| | | | |
|----------|-----|----|------|
| 教育通論 | 舒新城 | 一冊 | 八角 |
| 教育原理 | 余家菊 | 一冊 | 五角 |
| 教育概論 | 周太玄 | 一冊 | 二角 |
| 法學教育概論 | 梁任公 | 一冊 | 二角 |
| 中國教育概論 | 施仁夫 | 一冊 | 三角 |
| 中學教學法 | 蔡元培 | 一冊 | 三角 |
| 圖書簡說 | 舒新城 | 一冊 | 一元四角 |
| 近代中國留學史 | 唐毅 | 一冊 | 六角 |
| 近世教育及其理想 | 汪懋祖 | 一冊 | 八角 |
| 美國教育概論 | 古棟 | 一冊 | 八角 |
| 美國鄉村教育概論 | 杜松石 | 一冊 | 三角 |
| 學校教育與兒童 | 徐松石 | 一冊 | 三角 |
| 家庭教育與兒童 | 莊澤宣 | 一冊 | 四角半 |
| 收養教育概論 | 舒新城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中國教育概論 | 張宗麟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幼稚教育概論 | 葛承訓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兒童心理學與興味 | 常導之 | 一冊 | 三角 |
| 比較教育行政大綱 | 常導之 | 一冊 | 二角 |

初等教育叢書

| | | | |
|------------|----|----|----|
| 設計協動教學材料綱要 | 張如 | 一冊 | 七角 |
| 小學各科成績考查法 | 唐蔭 | 一冊 | 六角 |
| 小學道爾頓制實施法 | 楊超 | 一冊 | 三角 |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思子

魯東莞州府鄒縣人受業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

隨衛分袂 諸子為事 既極而合 萬生真備
欲副揚聖 卓犖冠世 俊功論德 三聖之徒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贊

先萎

亞聖斯作

距說器於

正論誇謬

正

義之學

烈日秋流

泰山喬嶽

英國寫實派小說家班乃德氏。所作以「老婦譚」The Old Wives' Tale 一書為最著名。有王友竹譯本（吳宓校）登國聞週報。氏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在巴黎逝世。編者識。



班 乃 德 像

Arnold Bennett
(1867—1931)

學衡第七十六期目錄

插畫

亞聖孟子像

班乃德像

述學

孟子大義

柏拉圖語錄之五
斐德羅篇續第六十九期

我執實相觀

文苑

蒹葭樓詩庚午
辛未

南冠集

唐廸風遺著

郭斌蘇譯

李翊灼

黃節

潘式

敬啟者本誌因一月間滬戰爆發
以致停頓本期遲至現在始能出
版尙乞

愛讀諸君原諒爲幸

學衡雜誌社啟

述

學

孟子大義

唐迪風遺著

序

愚生而不見父。幼而嬉游。及長。又不知請益賢師友。其在斯世。直一內愧神明之人爾。惡足以知孟子。然愚雖不學。寧能無言哉。吾聞吾族風化之原。倡自庖犧。歷唐虞而三代。文質異。數舉不越乎人倫。苟於人倫有遺憾。是雖功烈震寰宇。著述充楹櫛。亦適爲兩間之稊稂。故人倫者。人之所以自盡其才而爲天地立心者也。愚讀孔孟書垂四十年。賴先哲之靈。俾不終於迷而不復。審乎天下之亂。非衆人之爲也。一、予智自雄之士。不安於故常。而日驚於扶破藩籬。以逞其俄頃之私計。而天下之禍。乃相引而無已。時蓋自戰國以來。至於今。尤厲烏乎。邪說不熄。正學不昌。良善不得司政教之樞機。天地陰陽之氣。有所湮鬱。其寄之於人。亢焉則凶殘貪戾。卑焉則讒諂面諛。小人則放肆邪侈。無所歸。君子則奮迅激昂。而無以自聊賴。則甚矣。習之傷其性也。抑吾思之。吾國治術衰微之迹。肇於晚周。而窮於近世。而其病端在於斷棄彝趣。外物舍平易。求新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果有不絕於人類。而欲邀我神聖祖宗之鑒佑者。其必思所以自反哉。慎勿以愚之不肖。而輕棄吾固有之學。是則愚述孟子之微志也。民國十九年歲次己

已夏六月。宜賓唐迪風。

目錄 第一章辨義利 第一節舜蹠之分 第二節義為春秋所貴 第三節 第二章道性善 第一節性善之淵源 第二節

不善 第四節人何以為 第三息邪說 第一節聖賢之愛懼 第二節為我兼愛 第三節 第四章政教 第一節人倫 第三

節男女居室 第四節親親長長 第五節 第五守先待後 第一節知言 第二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處之時世 第三節

得已而立教

第一章 辨義利

第一節 舜蹠之分

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之學得孟子而益光。戰國無孟子。則聖人之志微矣。孟子書七篇。恒兢兢於義利之辨。義利之辨。王伯之分。君子小人之界域也。不明乎義利之辨。不足以知孟子。更不足以知孔子。不明乎義利之辨。惡知人之所以為人。惡知道之所以為道。惡知政教之所以為政教。孟子曰。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舜孳孳為善者何。好善也。蹠孳孳為利者何。好利也。舜何以好善。習於善也。蹠何以好利。習於不善也。舜何以習於善。志於善也。蹠何以習於不善。不志於善也。舜蹠同是人。何以或志於善。或不志於善。曰。明於義利之辨。則志於善。昧於義利之辨。則不志於善。微乎危乎。學者不可不察也。孟子書第一章云。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遇守先待後之聖哲。不問遠者大者，而先以利爲問。其志趣可知已。夫利與害相接，義與害相違。知利而不知義，父不必盡其在我之慈，而惟以孝責望於其子；子不必盡其在我之孝，而惟以慈責望於其父；兄不必盡其在我之友，而惟以恭責望於其弟；弟不必盡其在我之恭，而惟以友責望於其兄；夫不必以正自處，而惟責望於其婦；婦不必以順自處，而惟責望於其夫；人人欲享便宜，人人都不負責，甘心自暴自棄，而力求酬報於他人。一家如是一國如是。父不父子，兄不兄弟，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上下不下，師不師，友不友，老不老，幼不幼。其進也以利相市，其退也以利相傾，其合也以利相結，其離也以利相阨。政胡以平，教胡以成，家胡以正，國胡以寧。故孟子首嚴義利之辨。學者苟於此路認不清，何以言學。

第二節 義爲春秋所貴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孟子承其旨，於義利之限析之甚嚴。楊墨許行白圭輩，直情徑行，外人倫而爲道，潰

夷夏之防。重生民之禍。有王者起。在所必誅。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是謂無教。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脅肩諂笑。比周於市朝。是謂無政。何以無教。所學不外於利爾。何以無政。所行不外於利爾。故利也者。邪說所由橫。而亂政所由生也。論語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春秋所貴之義也。此孟子所言之義也。

第三節 出處進退辭受

義利之分。無處不有。無時不有。然孟子與弟子相問答。尤拳拳致意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本顯亭林語可知。智愚賢不肖之殊。正視其能過此。喫緊關頭。與否。爲斷。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

以辟患者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孟子滕文公下。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日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孟子之言類此者甚衆。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第四節 食色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未嘗謂食色之欲爲可絕。卽宋儒亦未嘗以食色之得其正者置之天理。

之外特不似逸居無教者之縱恣無度惟所欲爲爾。

孟子告子下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軫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則將軫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內重則外自輕義重則利自輕養小以失大人也而鄰於物矣是以君子慎所擇。

第五節 孟子之自待

上無道揆則以勢利奔走天下之人而求其用下無法守則怵於勢利而無以格其非心孟子不幸而會逢其適其去就益不能不稟於義。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蹀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之意。何嘗不欲解天下之倒懸。解天下之倒懸。自必有解之之道。若求急功近效而屈身取容。己之不正。惡能正人。身之不治。惡能治世。

綜孟子之教人與其自處者觀之。則知無所爲而爲。爲義有所爲而爲。爲利有所不爲。爲義無所不爲。爲利同於堯舜。爲義爲妻妾。羞爲利。聖學爲義。曲學爲利。以善養人爲義。以力服人爲利。弔民伐罪爲義。富有天下。爲利正己。以正人爲義。枉道以殉人爲利。樂天知命爲義。壟斷富貴爲利。辭受得其當爲義。貨取爲利。好善爲義。好名爲利。忘勢爲義。慕勢爲利。陳善閉邪爲義。闞然媚世爲利。禮重於食色爲義。食色重於禮爲利。志於仁爲義。苟求富彊爲利。仰不愧。俯不忤爲義。不慊於心爲利。明達之士。循孟子之說求之。庶可識生人之坦途矣。

第二章 道性善

第一節 性善之淵源

性善之義始於孟子乎。抑非始於孟子乎。曰：性善之義至孟子而加詳，非自孟子而始也。前乎孟子而昌言性善者，則有子思之《中庸》。《中庸》首三句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教出於道。道出於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明示人以性無不善矣。性無不善，故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庸》全篇所明惟一誠字。誠也者，善也。性之德也。明善所以誠身，誠身斯爲明善。教者由誠而明，率其性也。學者得師而明，亦率其性。《中庸》之言曰：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其性者，可與天地參。則人之所以爲人性之所以爲性，舍善固無他道也。《中庸》之言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夫曰自成曰自道曰不誠無物曰成已成物曰無息曰博厚高明悠久曰不貳云云者皆所以狀誠也。皆所以狀性也。準乎此則無古無今無內無外無人無己無智愚賢不肖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自上自下自左自右無他道焉。惟一誠字而已。惟一性字而已。

前乎子思而言性善者則爲孔子。

論語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韓昌黎氏本此而作原性。謂性有上中下三品。然孔子之意實不爾。爾性而有上中下三品。何相近之可言。相近者相似也。相遠者不相似也。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乃相近之義。山本劉義寧得有三品之別耶。昌黎不知上知下愚爲氣質。而之以混於性。遂強分之爲三。更以根之利鈍。判決性之善不善也。可乎哉。

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繼者言其不絕。成者言其不毀。生生之謂繼。無息之謂繼。可擴充可達之天下之謂成。仁者曰仁。知者曰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性善不由資稟之不同而有異焉。審矣。

論語雍也篇子曰人之生也直。

性非善何以直。

孝經聖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性非善何足貴。孔子繫易之辭又曰。

易繫辭上成性存仁道義之門。

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非善何以爲道義之門。性非善何盡爲。

前乎孔子未明言性善而隱含性善之義者有劉康公左傳成十三年載劉之言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受天地之中以生即天命之謂性。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即率性之謂道。

又前則有詩大雅烝民篇其辭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有物即有則好懿德爲民之秉彜此詩人言性善也。

又前則有祖伊其誡紂曰「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商書西伯戡黎辭雖渾括亦性善之旨。

又前則有祖己其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商書高宗彤日典者常也義者人心所同然也以義爲常

性善可知。

又前則有太甲太甲曰「願諶天之明命」商書太甲上天之明命天之所以與我者以其無不善故曰明願

觀者盡天之所以與我之量也。

最前。則有唐虞之君。臣虞書之述帝堯曰「克明俊德」。契承堯命爲司徒也。教民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以德爲性所自具。故能自明。以五倫爲人人所能自盡。五常爲人人所自有。故可施教。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論語堯曰篇舜亦以命禹。是堯舜禹相傳。皆以中道爲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者。而當時爲士之皋陶。則又道之所寄。其言曰

虞書皋陶謨允迪厥德。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德爲固有。故曰厥曰有也。皋陶之言又曰

虞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言天人不二之義。皆性善之旨也。孔子之所以祖述堯舜。贊美唐虞者。不亦可見歟。

第二節 性善之根據

性善之說。孟子以前人之哲人已多言之。而示人以性善之根據。則至孟子而始暢。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不忍人之心。人所固有。非有所勉強而然。非有所矯揉而然。非有所爲而然。其矚然有如此者。孟子曰

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情有動靜而性無動靜。性不可見而情可見。由可見之情。察其不可見之性。則知仁義禮智之爲我所固有而非由外鑠矣。人於固有之義不瞭。則不達性之本。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愛親敬長。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徵之孩提而無不爾。達之天下而無不爾。而或猶疑焉者。則孟子曰。孟子告子上。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養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聖之與凡。同人類也。口之性悅美味。聖凡無有乎弗同也。耳之性悅美聲。聖凡無有乎弗同也。目之性悅

美色、聖凡無有乎弗同也。若夫悅義、理者心之性也。聖凡同此耳目口。聖凡不同此心哉。聖凡同此心，故聖凡同此性。聖凡同此性，故聖凡同此悅。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無不準。曰：聖人與我不同類，夫豈其然。人之恒情信如是矣。更驗之於生死之間，倉猝之際，復何如。孟子曰：

孟子告子上：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滕文公上：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咕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夫簞食豆羹雖甚微，而此刻則關於生死，持以較尋常之萬鍾列鼎，直不可以數量計。然終不以易其不受不屑之心，可知好惡之良，有非外物所能奪者。而仁人孝子，不忍委其親，不能不有掩之之道，亦此物此志也。昧者不察，乃欲斷此不可斷之情，已此不可已之心，滅此不可滅之性，是則可哀也已。

第三節 性之本旨

人性之善，不以長幼而異，不以常變而異，不以聖凡而異，略如上述，而性之本旨，究未宣也。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雖曰性焉。皆有待於外。仁義禮智之性。由事而見。不由事而生。固無待於外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目之於色。目之明也。耳之於聲。耳之聰也。鼻之於臭。鼻之通也。四肢之於安佚。四肢之雍容也。皆性之一體也。非性之全體也。當聽之自天。而不可窮其欲者也。故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而心之於仁義禮智。則取之吾性而自足。仁莫著於父子。義莫著於君臣。禮莫著於賓主。夫婦亦賓主也智莫著於賢者。天道莫著於聖人。惻隱之心曰仁。羞惡之心曰義。辭讓之心曰禮。是非之心曰智。固有之心曰天道。仁者固有之心存於父子者也。義者固有之心存於君臣者也。禮者固有之心存於賓主者也。智者固有之心存於賢哲者也。天道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則朋友之常而存於聖人者也。此五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人之所以自盡其才者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

孟子公孫丑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仁義禮智四端之端。本字作崑。崑者。物初生之題也。具此四端之性。夫人不讓堯舜。具此四端之性。夫人可以爲堯舜。孟子曰

孟子告子下。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顏子之言可思也。顏子之行可師也。學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第四節 人何以爲不善

人之性無不善。而人之所爲不皆善。何歟。曰。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故可以爲善者。情之正也。其發而不中節者。情之變也。情之正者。人情之所安也。情之變者。人情之所不安也。就孟子之言觀之。人之爲不善。蓋有數因。

(一)由於心失其養。孟子曰。

孟子告子上。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善出於性。性根於心。心正於善。則止。心有所蔽。則放。放矣。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習於不善。而與善

日遠矣。

(二) 由於自暴自棄。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二性。我之所以順命者無二理。而乃自絕於天。自外於人。是自求禍也。是自作孽也。

(三) 由於弗思。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

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心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人之所以可貴者。以其能盡其心也。心而弗思。則心失。其官守。心失。其官守。則耳目口鼻。將蔽於物。而恣其好惡之情。夫恣其好惡。非情之原也。情之流蕩。忘反者。爾

(四) 由於境遇。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

之時又同。悖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由是也。

人性雖善。而不適之習。亦足隱伏其善。而使之不著。此饑饉之年。衰亂之國。所由多媮薄之風也。

第五節 養心

仁義禮智之性。具之吾心而自足。信無人而不然也。惟是天下從無現成之聖賢。徒恃天賦之能。終不足以盡其本性之量。則養心尙已。孟子言養心之道有二。(一)曰存養。(二)曰擴充。

先言存養。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不必害心。而多欲則爲心之害。以心之所安者。在簡約之義理。而不。在應接不暇之聲色貨利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不以利害動其心。固吾性中自有之功用。然非養之有素。則此功用亦隱而不彰。

右所舉二例。皆孟子言存養之最精警者。然而養氣一章。答公孫丑之問。則尤透關。其言曰。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孟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志者心之所安。氣者情之所見。志微乎。知氣表乎。行志言乎。體氣言乎。用志存乎。微而達乎。著氣由乎。費而通乎。隱視聽言動者。氣也。所以視聽言動者。志也。志曰。氣之帥。則氣者。志之卒徒也。氣曰。體之充。則志者。心之精神也。氣者。志之氣。志者。氣之志。舍志。無以見氣。舍氣。亦無以見志。二者。雖有主從。而亦交相爲用。誠於中者。固必形於外。貌不莊敬者。亦必有動於心。告子不知此義。於心與言之不可二者而二之。於內與外之不可二者而二之。此其所以爲硬把捉也。孟子示人以志氣交修之法。先之以持其志。而繼之以無暴其氣。以持其志者。養心。而卽以之養氣。以無暴其氣者。養氣。而亦卽以之養心。存養如此。可以無憾矣。然而孟子猶慮人之未達也。故下文尤恣言之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節言養氣工夫。至爲詳盡。約之得三言焉。(一)曰。以直。(二)曰。勿忘。(三)曰。勿助。長直者。心之性也。以直養氣。猶言氣聽命於心耳。所謂必有事焉也。氣聽命於心。則通通故慊。心聽命於氣。則壅壅故餒。忘者欲於性中有所損。而不知性之無餘也。助長者。欲於性外有所加。而不知性之無闕也。雖然。忘者無益。未若助長之有害也。善學者於此三言而細察之。則雖不中不遠矣。

或曰。是心也。人皆有之。非獨賢者也。非獨大人也。而孟子謂賢者能勿喪。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心果有喪失耶。不爾。何須存養爲。曰。人之情。隨物轉。其本心爲習心。用大學所謂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心不得其正。則雖有而如失。雖存而如喪。如失如喪。人之至可悲者。安得而不濟之以存養之道乎。程明道識仁篇云。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氣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心性聖凡所同。存養君子所獨。同者受之於天。獨者修之於己。良知良能元不喪失。又奚足以自多。存養之事已略具矣。請更進而言擴充。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吾之善。吾之性中有之。吾之不善。吾之性中無之。吾性無不善。故不善爲吾心之所不安。吾性一於善。故吾可以擴充以盡吾之才。故性也者。本乎天而成乎人。性本乎天。故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性成乎人。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充之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充之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然而荀子則振振有辭矣。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察荀子所謂性。與孟子所言之性。截然不同。使性而信如荀子所臆。則孟子擴充之說。良無謂矣。荀子所謂性。乃情欲之蔽。於物者。蔽於物之情。由於接物而後。有而不由於先天。而荀子則徑以爲天性。有然使天性而果惡者。則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不將徒勞而無功也乎。烏也者。生而黑者也。日浴而使之白。荀子能乎否也。沙也者。不可食者也。蒸而使之成飯。荀子能乎否也。荀子謂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夫人之性無不惡矣。聖人獨非人乎。何以獨能生禮義。禮義非善乎。人爲之善。乃生於不善之天性。荀子

將何以解我之惑也。荀子任人而不任天，其學以化性起偽爲主，不知舍性則偽無自而起，舍天則人無自而然。離天而言人，誣人也。善僞而惡性，誣性也。若荀子者，蓋嘗聞孟子性善之說而未悟其旨者歟。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禮智之性，根於心。仁義禮智之實，流行而不息。生生而不已，曾有不根於心者乎？人而推其愛敬之心，以至於仁至義盡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亦祇是暢其不息之機，順其不已之術而已。未嘗於天命之性有毫髮之增益也。孟子曰：

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曰：堯

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天既賦吾人以無上之本性，吾人不可不副之以無上之工夫。鳶飛魚躍，海闊天空，勗哉勉哉，慎毋自餒。

第三章 息邪說

第一節 聖賢之憂懼

夷夏何以分，分於人倫。人禽何以辨，辨於人倫。故舍正倫無善政，舍明倫無善教。夏而變爲夷，中國之憂

也。人而流於禽獸。聖人之所深懼也。憂而後設教。懼而後立言。不得已而後講學。無可奈何而後著書。以詔天下後世。孟子之閔識孤懷。孟子所欲痛哭而失聲者也。漢代儒者。數數以孔墨並稱。洎乎唐代。以昌黎之賢。猶謂孔必用墨。墨必用孔。而近世汪中。曹耀湘諸人。盲於孟子息邪距誑之意。大噓墨學之蔽。寢寢乎欲以淫辭詭辯。奪聖學而代之。而天下之暴行。遂不可收拾。雖然。及今猶可圖也。升皎日之光。銷陰霾之氣。惟在申正義以收撻伐之功爾。

周之衰也。學校隳。官守失。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流而無歸。往而不反。爲我也。兼愛也。功利也。不志於仁而圖富強也。枉己以求富貴利達也。竝耕也。貉道也。以鄰國爲壑也。無親戚君臣上下之矯廉也。皆曲學也。而鄉原尤足以亂德。故孟子深惡而痛絕之。

第二節 爲我兼愛

學說之善。可以救濟天下人心之陷溺。學說不善。可以陷溺天下之人心。若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其最著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晚周羣言紛然殺亂。其弊正坐舉一廢百。舉一廢百之詞。非第以衡楊墨亦卽以衡百家諸子。嗚呼。上天下地。吾輩生其間。其能別淄澠之味歟。有幾。

孟子好辯章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夫一治一亂者事。所以治亂者心。心治則事無由亂。心亂則事無由治。欲事之治。當於心上求。不當於事上求。故孟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以上承孔子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不得大位。不能救民以政。而救民以言。而作春秋。春秋者。定亂之書。誅心之論。上以責暴君汙吏。下以討亂臣賊子。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暴君汙吏惕然。知所警懼。然不能無所待於王者。孟子所由太息於聖王不作也。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天下爭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國無善政。人無善教。而楊墨於是崛起於其時。楊子有見於己。無見於人。故一於爲我。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故一於兼愛。爲我疑於義。而非義。兼愛疑於仁。而非仁。其流不至於無父無君。率獸食人。不止。而或猶謂孟子之言過當。則我不敢知。

列子楊朱篇云。

列子雖僞書。而此篇必有所本。

楊子之言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

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曰。物之所貴。存我爲貴。物之所賤。侵物爲賤。此其爲說。固持之有故。然而取與之道。嚴之可絕。之不可。如楊氏之行。不侵物。亦不愛物。人人孤棲子立。而患難相卹。出入相助。顛危相扶持之路窮矣。楊子又謂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夫忠以安君。義以利物。諛之於事。信而有徵。楊子乃以其危身害生。拒之而不信。絕之而不爲。則雖不忠以危君。不義以害物者。亦可自附於楊氏。以楊氏所重在於爲我爾。爲我可以恣耳。之所欲聽。恣體之所欲安。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存。則天下何事不可爲。無惑乎楊氏之說深中於二千年之人心。而幸人之災。樂人之禍者。踵相接也。

墨子魯問篇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墨之爲治。亦多術矣。然其根本。則在兼相愛交相利。故墨子兼愛非命等篇。數數舉此六字。究其所謂愛者。亦曰利而已。墨書言利者。以百數。

計。墨子情見乎辭矣。彼經上篇云。義利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忠以爲利而強君也。墨子所謂愛者亦曰利而已。

墨子憂天下之亂。哀天下之不孝不慈。而欲以兼愛救之。其意是也。其行則非。墨子欲泯人親疏遠近之事。其能泯人親疏遠近之心乎。墨子欲泯人親疏遠近之心。其能混一切親疏遠近之事。而強同之乎。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善推其所爲。而天下以正。應其勢也。順其情也。墨子兼愛無差等。非人之所能安。充墨者之操。可以爲游俠。安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匹夫匹婦無一不獲其所哉。然此猶善善從長云爾。若核其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有同病二人於此。一爲吾之親。一爲齒與吾親相若之鄰老。而吾僅有藥一丸。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墨者將任救其一歟。抑將先吾親也。先吾親則非兼矣。任救其一則非孝矣。又有二人於此。一爲吾父。一爲路人。而適逢意外之患。倉猝不及呼。將先免吾父歟。將兼愛歟。兼則力不及。先則有差等。準墨者之道。則於吾父與路人無所擇。無所擇而幸救吾父。則固藉以慰人子之心。無所擇而僅救路人。而吾父竟罹其災。墨子於心安乎否也。夫禮有厚薄。務有緩急。惡乎可兼。惡乎能兼。兼也者。奇而非庸。詭而非正。道在爾。而墨子求諸遠。事在易。而墨子求諸難。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惜乎墨子未之思也。

墨子患夫民之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下明鬼汲汲焉爲天下憂不足。而其道乃以短喪薄葬爲貴。

夫送死爲人子之大事。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非直爲觀美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又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墨子不明古聖王制禮之精意。而短喪薄葬。夫獨非人子歟。奈之何其忍以不仁不存。率天下之人也。孟子

滕文公篇云。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顛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藪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之言。若是其沈痛也。天下後世之孝子仁人。其尙忍信墨氏之教。而謂孟子爲誣墨子也耶。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此墨子節葬篇語也。悲夫。悲夫。天下可哀之事。孰大於人子之喪其親。親喪而不悲。則人間世安有足悲者。悲之至。故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興喪祭之禮。以慎夫終而追夫遠。死者不足悲。則生者何有焉。亦任其或貧或富。或衆或寡。或治或亂。若蚊蠱之過乎前。可爾。胡爲乎墨子。乃鯁鯁焉爲天下慮也。墨子能舍其頂踵以利天下。而獨靳其用之於親之財。墨子之視其親。曾不若泛泛之人也。嘻。其甚矣。尋墨子之力斥厚葬久喪者。以利言也。藉曰

以利則更進而不可不葬不喪。墨子其許之乎。更進而棄置垂死之人。墨子其又將許之乎。更進而殺垂死之人。而殺天下無罪無辜之鰥寡孤獨。而殺天下有用之壯者。有德之賢者。墨子其亦將許之乎。推墨子立說之偏勢。必至與其所期絕相反。然後已。噫。學說之差。其流弊足以殺天下後世如此。

第三節 富强

趨利附勢。人類之大患也。趨利附勢。人而不人矣。爲治而一於富强。何以異於是。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是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不知者。以孟子爲惡富强也。其知者。以爲針砭兵農縱橫諸家也。乃孟子之意。第欲救人存人而已。他非

所計也。夫國之富者，貨財也。強者，兵革也。貨財也者，君子得之以蘇天下之困，非姦人所得而據也。兵革也者，善人用之以禁天下之暴，定天下之危，非不仁者所得而假也。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公孫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夫惟仁者而後無敵。不仁不義，卽幸而富強，其勢不可以久。故奪人以爲利，不如貧之爲愈也。殺人以爲功，不如弱之爲愈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不爲。況以不道求富強乎？昔者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不富不強，勢不過貧弱。貧弱非國之患也。充貧弱之量，不過亡國。亡國而有人，猶可以謀恢復。徒富強而不軌於正，行見衆掩寡，智欺愚，壯凌衰，勇威怯。父子爲仇敵，兄弟尋干戈，寇盜起於蕭牆，刀矛發於枕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生人之道蕩然無存，足於食者適以充禽獸之糧，足於兵者適以供寇盜之用。如始皇方以財賦甲兵

蹙六國。不旋踵間。而十二公子。僂死咸陽。十公主。砒死於杜。骨肉相殘。秦亦隨之灰燼。後之六朝五季。不鑒其覆轍。而蔑棄聖賢禮教。以急功近利相夸。其成效果奚若。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第四節 竝耕

生民之初。飢而食。飽而嬉。無尊卑無上下。大害而莫之禦。大患而莫之防。有賢者出而圖之。爲之去其苦。安其居。解其懸。藥其疾。禮文其樸。儻。澡雪其穢。汙。而衆人奉其尤者。而君之舉其次爲之輔。而尊卑上下之名分以起。尊焉。卑焉。上焉。下焉。所以親仁。所以愛衆。所以嘉善。所以矜不能。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則買相若。屨大小。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許行欲君臣並耕。欲人人自食其力。欲齊物價。其說略與荷蓀丈人近。蓋所謂農家者流也。

論語微子篇。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蓀許行。識小而不識大。知同而不知別。重養而不重教。志乎均。勞逸貧富賤而未能察於人倫。遂廢君臣上下之序。故孔孟不許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君子能勞不得爲斯人。勞心不妨以勞力者。自處然不必以勞力一義責望於人人。責望於人人。則不能勞力者。將無容身之地。而哀矜之惠。乃竟不被於顛連無告之窮民。是豈仁者之道哉。

第五節 矯廉

陳仲子以廉聞於世。而孟子斥之者。惡其矯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劓而後可者。也。夫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纴。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鷺者。己類顧曰：惡用是醜醜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鷺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者乎。若仲子者。劓而

後充其操者也。

廉美德也。若必不恃人而食。不恃非子外騰說左。上言田仲。田仲即陳仲。則已。墮於偏激而非依乎中庸。況不勞而獲。仲子不爲骨肉至親。仲子竟忍於割棄本末。倒置其所存者。不亦僅乎。荀子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鱸不如盜也。非十二子篇云。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鱸也。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是謂至性。是謂至情。反乎性情。廉何爲者。

第六節 鄉原

孔子取狂狷。惡鄉原。孟子亦取狂狷。惡鄉原。余讀孟子書久。不知其所斥鄉原爲何。近乃得之。蓋其所謂鄉原。亦稷下先生之一派。惟孔子所指則莫知誰。

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闖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按齊稷下之士彭蒙田駢慎到正孟子書中之鄉原

莊子天下篇。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鞅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豪華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

荀子解蔽篇。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慎之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二子篇。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繢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是慎到田駢也。

莊荀所述。慎田諸人。卑論隨俗。與世沈浮。確爲孟子所指之鄉原。彭蒙無書。漢書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今不可見。呂覽不二篇。謂田駢貴齊。戰國策齊策。載田駢設爲不宦。資養千鍾。徒百人。則亦食客之

類。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又不肯受弟子萬鍾之養。蓋羞如鄉原之壟斷富貴爾。慎子四十二篇藝文志入法家。已殘闕。據所存及他書所引。略見一二。慎子因循篇言天道因則大。化則細。人皆自爲化。而使人爲我。則莫可用。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君人篇言舍法而以身治。則怨之所由生。審其術。蓋介乎道法間者。韓非難勢。引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知之不足慕也。其貪慕榮利之心。昭然若揭。與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不同道。使其遇治平之時。則必馴謹以固位。使其遭重法之世。則亦沈鷲以弄權。衆好戰。則務兵戎。衆嗜利。則求富裕。衆尙工。則貴勞力。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與物無忤。靡所不爲。史籍所記。如委蛇之叔孫通。折節要名之王莽。曲學阿世之公孫弘。歷事異姓之馮道。以及苟合當世之佞幸姦人。其作用。雖不同。其爲與時變化。順應潮流。則一鄉原誠人類之梯稗哉。

第四章 政教

第一節 人倫

道有。二。一曰仁。一曰不仁。仁則祥。不仁則殃。仁則昌。不仁則亡。仁人道也。不仁非人道也。兩者。劃然無中立之餘地。仁之術有。二。一曰政。二曰教。教也者。政之所由興也。政也者。教之所由成也。教出於聖。政備於王。無王則人道不行。無聖則人道不著。政與教。其用。二。其致。一也。一者何也。人倫也。政何以大。以正人倫。

而大教何以大以明人倫而大邪正之分。曲直之判。其皆以人倫爲準乎。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告子下。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離婁上。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

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

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堯舜何以異於人哉。亦曰盡人倫耳。虞書堯之命契曰

虞書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孟子滕文公上。許行章。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左傳文十八年。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孟子左氏二說不同。其以人倫爲鵠。則均。我華夏政教之楷模。至唐虞之際。而粲然大備。實以是爲之始。基。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晚周百家。與近今俗學。或則善戰。或則權謀。或則爲我。或則與民並耕。或則兼愛尙同。或則以鄰國爲壑。或則同流合汙。自以爲是。或則拜金。或則崇奉無政府。或則迷信唯物史觀。或則獎勵競爭。是皆外人倫而爲政。外人倫而爲教。外人倫而爲政。雖有政。不如無政。外人倫而爲教。雖有教。不如無教。昧者不察。乃欲立一標幟。以加於人之上。使人絕對服從。而不敢一擬議。稍一擬議。卽目之曰叛徒。而其號召黨類之方。則或以利誘。或以

色媒。或以威逼。其所以鉤陷人。羅織人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無思想。無志氣之少年。遂紛紛魚貫而入其網中。至死猶不悟。吾爲受餌受籠者痛。吾爲餌人籠人者憐。何憐憐其利有時而盡。色有時而衰。威亦有時而竭。更憐其蔑視人。偷戕人性之殺人而自殺也。

人之爲人。非僅飽食煖衣逸居而已。足我先民其知之矣。舍飽煖與逸無他求。禽獸之志則然。禽獸之行則然。人不爾也。禽獸牝與牡。雌與雄。無地無時不可自由戀愛。未嘗有禮教以爲之坊也。禽獸父不識其子。子不識其父。無所謂慈。無所謂孝。愛無差等。惡亦無差等。不知所謂親親之殺也。不知所謂尊賢之等也。禽獸弱肉彊食。爪牙堅利者稱雄。不聞其長長幼幼善善惡惡。更不聞其以欺孤凌寡。爾詐我虞爲敗德也。人固不可與鳥獸同羣也。人亦不能離人羣而子立也。人不能離人羣而子立。故人有入之道。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不能離人羣而子立。故人有入之政。人之爲政。而遠人不可以爲政。人不能離人羣而子立。故人有入之教。人之爲教。而遠人不可以爲教。故凡有學。以人爲試驗之具者。皆曲學也。凡有路。以導人入於荆棘。使其迷惘而不知歸者。皆歧路也。凡有法。以斲喪人之秉彝爲務。而置孝慈忠信禮讓於無足重輕之地者。皆亂法也。是皆無人倫者也。是皆與人爲仇者也。賊盜殺人。以兵而若輩殺人以政以學。虎狼食人之肉。而若輩竝人之心髓而食之。此其所以烈於洪水猛獸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慎毋爲人所不爲。欲人所不欲哉。

第二節 正身

政也者，所以使人正也。教也者，所以使人覺也。自正而後能正人，先覺而後能覺後理也，亦勢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離婁上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人必躬爲忠信篤敬，而後可以忠信篤敬勸人。而後可以忠信篤敬望人。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身爲不道，必無以戢暴。身爲凶慝，必無以寧人。君子惟患誠身之功有未周，不患至誠之不能及物。惟患在我者之有所未盡，不徒以效驗期之於人。自反而誠矣，身無一息之遠乎道，道無須臾之離乎身。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人雖欲不聽信，不可得已。

孟子盡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身正者，政教之本也。規矩也，繩墨也，彀率也，不可踰者也。非然者，人自人，政教自政教，身外而有道，道外

而有身。己不立矣。何以立人。己不達矣。何以達人。孟子曰

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夫顏子居貧食賤之人。而與己飢已溺之禹稷同道。伊尹堯舜其君其民之德業。而其本乃在一介不苟。與一介不苟取之行。柳下惠爲聖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仲尼之聖。爲生民所未有。而其自處不過進以禮退以義。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孟子離婁上守孰爲大。守身爲大。

孟子盡心下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蓋一身者家國天下之具體。而微者也。而身尤親切。一身痛癢之不知。而謂其能知天下之痛癢。吾未之聞也。一身是非之不辨。而謂其能辨天下之是非。吾未之聞也。一身好惡之不平。憂樂之不當。而謂其能與天下同其好惡。共其憂樂。吾未之聞也。吾敢申孟子之意而言曰。於家人父子兄弟夫婦間。不盡其道者。必不可望之以仁。民愛物之施。爲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間同流合汙者。必不可託之以錢穀兵刑之

重任故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第二節 男女居室

天下之達道五。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君臣也。朋友之交也。父子兄弟出於天然。君臣朋友建於人事。夫婦一倫。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嗣。可謂以人合天。亦可謂以人統天。人類調性情。修禮義之德。俱從此生。人類贊化育。位天地之功。俱從此起。是以君子重之。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初民時代。無男女之別。未嘗確定夫婦制度。雜婚而已。無室家之義也。無夫婦。安有父子兄弟。無父子兄弟。安有君臣朋友。是男女居室者。王化之原。德教之本也。詩首關雎。書首釐降。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皆著夫婦之義。孟子尙論古人。數數以堯以二女妻舜爲言。其意可知。

易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禮記哀公問。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矣。冕而親迎。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孟子滕文公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我先哲人之於夫婦之禮，如其隆至也，何歟？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著是非，判得失者也。人而無禮，無以別於禽獸，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以夫婦有別爲之先。夫婦之道，不可以苟合，苟合必苟離，苟合苟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古人於昏姻之禮，必致其敬，所以善男女居室之始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簡甚則不敬，莊甚則不親，不敬不親，均不可以久。古人於相親之中，寓敬意焉；於相敬之中，寓愛意焉。所以善男女居室之終也。孟子曰：

孟子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程子身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言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

男女正而家正，家正而天下以定。我先哲所由致慎於夫婦之禮歟？孟子曰：

孟子離婁上：家之本在身。盡心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家室之間。密邇之地。不容人之有所掩飾。有所蓋藏。故必身正而後夫婦和。夫婦和而後父子篤。兄弟睦。

第四節 親親長長

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陷於罪戾者由己陷之。是之謂仁。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其爲氣也。塞天地而無餒。是之謂義。仁何自始。始於愛。義何自始。始於敬。愛何自始。始於親。親敬何自始。始於長。長。孟子曰

孟子盡心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親親曰愛。長長曰敬。愛之心發揚外拓者也。敬之心警惕內斂者也。曰如此不幾於仁內義外乎。曰否。所謂外拓者自擴充也。內斂者自裁制也。擴充在我。裁制亦在我。不在外也。親親所以行吾愛。長長所以行吾敬。不在外也。擴充其所愛以及於其所不愛。則愛之用無窮。裁制其不正者使歸於正。則敬之用無窮。故親親者所以行吾愛也。長長者所以行吾敬也。愛和同。敬別異。吾行吾之愛。則萬物皆備於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行吾之敬。則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天不能有秋冬而無春夏。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不能有潤澤而無堅確。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不能有合一而無等差。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道之歸也。愛敬者人道之本也。仁愛外拓。猶之乎陽剛。義敬內斂。猶之乎陰柔。孟子曰

孟子告子下。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離婁上。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梁惠王上。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親親長長。易知簡能。不待學也。不待慮也。其爲道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之堯舜三代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能外者也。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何俟於學與慮乎。曰。是又不然。不學不慮。謂其先學焉。慮焉。在其繼學也者。學其不待學。慮也者。慮其不待慮。不待學。不待慮者。性也。學其不待學。慮其不待慮者。性之也。不待學。不待慮者。誠也。學其不待學。慮其不待慮者。誠之也。性也。誠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性之誠之。人之所以自盡其才者也。自盡其才。故親親者不忍惡於人。長長者不敢慢於人。所謂推者。推此而已。所謂達者。達此而已。吾推吾之所愛。以及於所不愛。而天下人從而化焉。則天下歸於仁矣。吾推吾之所敬。以及於所不敬。而天下人從而化焉。則天下歸於義矣。以言乎政。政孰善於是。以言乎教。教孰善於是。天下歸於仁。則人人同德同心。相視如一體。天下歸於義。則人人以禮自限。守分而不渝。夫然後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然君子之自視其初。亦不過盡其親親長長之心而已。非於天性之中有所增損也。

且親親者所以行吾愛也。長長者所以行吾敬也。行吾愛之謂孝。行吾敬之謂弟。孝者。子承老。前後相續。

之義具焉。弟者友於兄弟。左右相扶助之義具焉。由前而推。自父而上之。至於祖禰。由後而推。自子而下之。至於孫曾百世。皆從相續之道而親。由左右而推。自一二人以至千萬人。自一家以至四海。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皆從相扶助之道而久相續。則前人未竟之緒。而後人修之。前人未了之志。而後人述之。相扶助。則彼之德有未逮。而此匡之直之。此之智有所不及。而彼輔之翼之。以言乎政。政孰善於是。以言乎教。教孰善於是。

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

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孟子。離婁下。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親親長者。人之天性也。民之秉彜也。造化生生不已之源泉也。人類肫肫然相與同勞逸共甘苦之精神。無不從此中流出。人類皇皇然相與釋憂虞解紛患之事業。無不從此中作出。古之君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古之王者。功成作樂以應天。治定制禮以配地。其淵源未有不根於此念者。故必

能爲孝子而後能爲仁人。能爲悌弟而後能爲義人。能爲仁人而後能作樂以體天地之和。能爲義人而後能制禮以定天地之序。彼忍於家庭骨肉之際者。亂人而已。何足以言治。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

人誰無天性。人誰無秉彝。君子以得盡其子弟之道。爲無上之榮光。故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第一樂。夫獨非人之子弟歟。奈之何竟有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自絕於天地者。奈之何竟有率人子弟以攻其父兄者。

第五節 貴貴尊賢

人倫之道。自男女居室而始。自親親長長而正。至貴貴尊賢而尊。貴貴尊賢之義。模倣乎親親長長。而與親親長長不同。今次第釋之如左。

(一) 貴貴。天下有生而貴者乎。曰。以人爵言。天下無生而貴者。以天爵言。天下皆生而貴者。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

人爵者。人之所貴也。天爵者。我所固有也。人之所貴者。位。我所固有者。德。位非能自貴。因德而貴。無德雖

有。位。不。足。貴。孟。子。曰

孟。子。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官。使司牧之。是君官者所以爲人民也。位乎上者有德。則人民仰之如父母。無德則人民賤之爲獨夫。父母人誰不欲戴之。獨夫人誰不欲去之。欲戴欲去。視其德。不視其位。然則位無與乎。曰。君子得位。德益尙。小人得位。罪益彰。位於君子爲當。而於小人爲不祥。故曰

孟。子。離。婁。上。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使桀紂而不爲人上。何至於天下之惡皆歸之。故人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孟子曰

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得志而其仁不足稱。位雖貴而可恥。不得志而俯仰無愧怍。人亦何從而賤之。孟子曰

孟。子。離。婁。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然則位亦隨人而貴賤乎。曰。位自有貴賤。非隨人而貴賤也。原設位之初意。本以貴位待天下之賢才。而不虞後來之有竊位以售其姦。據位以逞其欲者。然雖有竊據而位之貴者。自貴不得以賤目之。位不得其人。人之過。非位之過。位自位。人自人。不相及也。惡可以竊盜居貴位。而貴竊盜乎。惡可以竊盜居貴位。

竝位而賤之乎。孟子曰：

孟子公孫丑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爵之尊。固猶之乎齒德也。

(二)尊賢。尊賢者。尊士也。士也者。民之俊秀也。民望之所歸也。

孟子盡心上。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孟子滕文公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夫必自耕而後食。自織而後衣。自爲而後用。是以農工概天下之人。而不知士之所以爲士。其責固重於農工。其任固大於農工也。以農工爲無上。是以飽食煖衣逸居無教爲無上也。無教無人倫。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上不上。下不下。師不師。友不友。殺不辜而不知痛。行不義而不知羞。骨肉化爲仇讐。哀怨彌於道路。雖有衣食居處。曾何足以相安。亦惟有速其分崩離析之災。增其肝膽風波。

之苦而已。孟子曰：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士不必自食其力而能使天下之自食其力者，盡其相親相愛相生相養之道，斯其所以爲賢，斯其所以可尊。

綜而論之，貴貴、尊尊、尊賢、亦尊德也。孟子曰：

孟子萬章下。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貴尊尊，其義一也。

貴貴尊尊，上下一德一心之形於外者也。如堯之於舜，湯之於伊尹，先致其敬而後從而用之，是則孟子所謂尊賢也。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以陳善閉邪者，盡其股肱心膂之責，是則孟子所謂貴貴也。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第六節 朋友

人倫之道，自男女居室而始，自親親長長而正，自貴貴尊尊而尊。至朋友有信而廣。夫婦者，人倫之端，朋友者，人倫之結也。政教之成，以朋友有信通其變，政教之壞，以朋友無信爲之前。雖謂天下之治，治於有友道，天下之亂，亂於無友道，可也。孟子曰：

孟子萬章下。友也者，友其德也。離婁下。責善，朋友之道也。

友必以德。友必以責。善是有二義焉。(一)則可以爲師，而後可以爲友。(二)則自處於受益之列者，而後可以爲友。引而申之。凡有一善行足爲人法，有一善言足爲人則，皆師之類也。凡受人善言，取人善行者，皆弟子之類也。天下無適而非師弟，卽無適而非朋友。孟子曰：

孟子滕文公上教之以善謂之忠。公孫丑下樂取於人以爲善。

教人以善者，師之義也。教人以善，是與人爲善也。取人爲善者，弟子之義也。取人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教人以善，取人爲善，是之謂朋友有信。是之謂責善。朋友相責以善，而夫婦之不和者，可以卽於和。朋友相責以善，而父子之不親者，可以卽於親。朋友相責以善，而兄弟長幼之不睦，君臣上下之不敬者，可以卽於睦。卽於敬。此取友所由必以端人正士爲尙也。朋友，其人道之樞紐乎。古之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夫婦也，而朋友之道行乎其間矣。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父子兄弟也，而朋友之道行乎其間矣。臣哉，鄰哉，鄰哉，君臣上下也，而朋友之道行乎其間矣。朋友，其人道之樞紐乎。朋友之道，見於夫婦者，謂之別。見於父子者，謂之親。見於長幼者，謂之序。見於君臣者，謂之義。其實，皆有諸己之信也。人相處以信，則不期治而治從之。人不相處以信，則不期亂而亂從之。天下之治，果治於有友道。天下之亂，果亂於無友道也。

孟子萬章下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積夫婦父子兄弟而成家。積家而成鄉。積鄉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天下者家之大焉者也。一家之中以善相友而一家安。一鄉之士以善相友而一鄉安。一國之士以善相友而一國安。天下之士以善相友而天下安。故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契之教民以人倫也。終於朋友有信。吾夫子之言志也。以朋友信之一言。爲老安少懷之貫。孟子之稱君子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居三樂之終。天下好學深思之善士。必能心通而默識之。

第七節 教養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治天下之本。器者治天下之具。無道固不足以治天下。器不備。道安從而施。孟子曰

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善者治天下之道。法者治天下之器。有諸心而不見之行事。是謂徒善。審度量而不本乎人情。是謂徒法。故曰

孟子離婁上。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器也者。不忍人之政之所憑藉以爲治者也。孟子七篇言治天下之大器三。一曰封建。二曰井田。三曰學校。封建政之所託。學校教之所依。而井田則使君子小人皆得有以養。周室封建班爵制祿之規模。孟子

所聞與周禮王制不合。王制爲後儒斟酌於四代之間所擬。而周禮之爲書可疑。均不當據以譏孟子。今據孟子所云。其爵之通於天下者。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施於國中者。有君卿大夫士中士下士六等。尊卑秩然。有序不紊。其祿則大國百里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七十里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五十里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而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大國次國小國靡不同爲以次遞差。尊卑秩然。有序不紊。然上下之祿雖各有殊。其用以代耕則一。蓋一人不能獨治。必求賢以共治。王者得羣賢爲輔弼。上下相維。而後教養之術可次第以舉。若於此處疏忽。則治法無從說起。

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中庸尊賢之等。

孟子盡心下。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爵位之崇卑。由賢之高下而定。大小綱維。同條共貫。古人之所以安內攘外者。皆封建之爲功。封建實有深意存乎其間。何可以私逞胸臆。妄相測度。或者乃目爲貴族政治。是則無徵不信。非愚卽誣。封建之旨。略如右陳。更進而言養與教。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孟子梁惠王上答齊宣王之問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孟子之視養民如此其重也。然與近世之視經濟爲無上之權威者。截然不同。蓋所以爲民制產者在驅而之善。在使民有恆心。故養也者。所以爲教也。如不爲教。彼禽獸不有養乎。彼禽獸曾有不解決之經濟乎。

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人人皆足於衣。足於食。足於用。人人皆養生送死無憾。則人人皆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悲。知生可樂。死可悲。則大亂之媒已滅。然而聖人之初志固不止於是也。孟子曰

孟子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孟子滕文公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教養之功既備則人民之生息於其間者

孟子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故曰

孟子盡心上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

唐虞三代有治人之道有治人之器故雖爲亂而旋即歸於治戰國至秦暴君汙吏亂臣賊子所以壞治人之道毀治人之器者無乎弗至故治日少而亂日多然則古制亦可復乎曰封建廢而郡縣起井田廢而兼井起學校廢而制科起古人固嘗慨之惟古制之不可復古人亦嘗知之今則郡縣兼井之弊已無以復加雖有學校亦迥異於唐虞三代之時謂古制可復萬無是事然謂古制必不可師又萬無是理古之封建雖廢而上下名分之施未有能廢之者古之井田雖廢而休養生息之計未有能廢之者古之學校雖廢而父子兄弟夫婦之親未有能廢之者是雖百世可知也惟法不能自舉待人而舉法不能自行待人而行後人善師前人之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亦何必遽讓於前人孟子曰

孟子離婁上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彼不知通變之迂儒蔑視聖賢之曲士曾何足以語此

第五章 守先待後

第一節 知言

不知言、無以知人。故孟子之知人論世、亦由知言而來者。

孟子公孫丑上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孟子知言。故其衡論無不犂然有當於人心。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則知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則知傳賢傳子，聖人皆無容心於其間也。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則知賊仁賊義爲一夫。得乎丘民爲天子也。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知瞽叟殺人，舜惟有竊負而逃也。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則知桀紂幽厲爲禹湯文武之罪人也。曰：親喪固所自盡。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知以短喪薄葬爲教之不近人情也。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則知智者當務之爲急。仁者急親賢之爲務也。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則知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曰：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則知違民好惡而嗜殺人，終不能得志於天下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則知李世民之殺太子建成爲大罪也。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則知劉邦朱元璋輩，不得濫混於天與人歸也。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則知用夷變夏，棄人倫，無君子之爲邪說暴行也。曰：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則知近於禽獸之爲聖人所憂懼也。曰：西伯善養老。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則知貴壯賤老之爲戎狄之道也。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則知桀紂幽厲商君申不害之率天下以暴。楊墨許行鄉原宋輕陳仲子之納天下於邪。一殺人以政，一殺人以學。厥罪維均也。曰：伯夷隘。則知惡惡之心不可推。推之則傷於仁也。曰：柳下惠不恭。則知親賢仁民之道不可混。混之則傷於義也。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則知一以迹象學聖人者之非也。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則知非曉然於聖賢之心事者，不可與言詩也。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曰：好事者爲之，則知汲冢書竹書紀年以及百家諸子所傳三五之事，大抵皆妄誕不經之說也。孟子立論於百世之上，而於百世之下，若燭照而數計之，非聰明睿知之聖人，其孰能與於此。

第二節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子七篇數數尙論古人，非空議其是非長短也。上與千載而上之善士爲友也。孟子曰：孟子萬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孟子尙友古人，故言性善則樂道堯舜，言爲政則樂道文王，言弔伐則樂道湯武，言膺戎狄則樂道周公。凡言德言政言學言教，無不本之六藝。孟子之心，亦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心也。孔門通六藝者七

十人而顏曾爲之最。孟子好稱頌仲尼之徒。而述曾子者尤多。其他若子路子思。孟子亦常舉其懿德。孟子曰

孟子離婁下。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諸人者。私淑孔門弟子之通六藝也。趙邠卿孟子題辭言孟子通五經。五經卽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藝。樂本無經。故其數五。孔子曰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凡孟子所言唐虞三代揖讓征誅之事。則本之詩書。凡孟子所言唐虞三代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度數文章。則本之禮樂。凡孟子所言人禽之分。夷夏之防。王伯義利之辨。則本之春秋。而其言天人之故。政教之原。吉凶禍福之幾。出處進退之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未嘗執一說以廢百。則息息與易相通。孟子之學。無不本之六藝。如此。夫六藝所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卽孔子之道也。卽愚夫愚婦可共由之道也。卽愚夫愚婦可共喻之道也。聖人豈能外人而有道哉。

第三節 清任和

聖人之行。依乎中庸。而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何歟。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萬章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伯夷憂天下之陷於惡也，故以不屑就者行其不忍之心。柳下惠憂天下之絕於善也，故以不屑去者廣其不忍之路。伊尹憂天下之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也，故相湯伐夏救民，以行其不忍之政。是三子者，皆仁人也，同其心，不必同其迹。故曰：

孟子萬章上。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孟子之稱夷惠曰

孟子盡心下。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述伊尹之言曰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人論世者，惡可執一以衡前哲哉？

第四節 孟子所願學

以匹夫而操世運升降之權，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吾夫子者也。前乎孔子而上，政教合一，作君卽以作師。

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孔子一生、栖栖皇皇、逐於魯、圍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蔡、垂老温温、無所試、乃不得不講學以終。一若天之有意艱難其身、特留之以爲萬世之木鐸者、孟子曰

孟子公孫丑上。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天地中和之氣。得聖人而顯其全。聖人中和之德。至孔子而臻其極。春秋而上、百代聖王之政教。由孔子而判其等差。春秋而下、千萬億兆之人心。由孔子而正其趨向。信乎、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曰

孟子萬章下。孔子聖之時者也。

孟子公孫丑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孔子一言一動。曲當其可。孟子所以形容之者至矣。戰國後春秋百餘年。知孔子者。孟子而已。孟子沒又二千年。其能知孔子之道者。幾何。然孔子之道。施之於教。不過人倫。施之於政。不過禮樂。雖未大行。其道自在天壤。人類不絕。孔道必不可絕。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子思曰。仲尼。天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天地日月乎。孟子曰

孟子盡心下。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躡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孔子之行羣小慍之孔子之書亂臣賊子懼之孔子之心衆人不識之而吾夫子之文章與其所言之性與天道未嘗不與天下後世以共見共聞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第五節 孟子所處之時世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夫上旣懸此爲的以取天下之才下自揣摩一代之風尚晝夜研攻以期一遇上上下下狼狽爲奸苟可以拓地開疆則雖多行不義多殺不辜亦無所恤噫殺人以求功奪人以求利日率土地而食人肉日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以是爲盜則可爾何當於國以是召亂則可爾何當於治孟子曰

孟子告子下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假藉仁義以濟其力。而七雄則直以仁義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其欲望至奢。其目光至短。雖屬可惡。實屬可憐。當世之士不能陳善閉邪。格其非心。而乃巧於逢迎。急於求用。是何異爲君者方欲屠宰其民。而侍其左右者。乃爲之操刀而割也。

質而言之。戰國之君若臣。上若下。日夕所經營籌畫者。非殺人之道。卽自殺之道。故孟子所處之時。天下大亂之時也。當時之君汲汲於富強。其意固曰。吾將以求治也。不知治與富強自是兩事。治固有時而富強。而富強亦有時不必治。治所重在安人。而富強所在未必卽能使人安。大亂誰不思治。大亂誰不求治。求治而不得其道。則愈求治而愈足以增其亂。何也。以未探其源也。夫世之亂。亂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之亂。非一朝一夕而遽然者。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周顯王三十五年。蘇秦爲從長之歲。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之者也。亭林之論如此。則當時所謂執政從政之人。舉不知治國爲何事。於舊制之不便於己者。無不拉雜摧燒之。以求其所大欲。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其波及於人心風俗。更何待言。易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宜孟子之所如不合也。

第六節 孟子不得已而立教

自周公而上。君師道合。自孔子而下。君師道分。君師道合。則道行於當時。君師道分。則道傳於後世。道不行。聖人之所深憂也。道不傳。尤聖人之所深憂也。然使時時而道大行於世。何用乎傳哉。聖人不於其身。觀見治平之業。而後有賴於傳。聖人以其所不得親見者。俟之後代。而後屬意於傳。傳也者。聖人之大不得已也。孟子曰。

孟子公孫丑上以齊王猶反手也。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孟子而有天子薦之。則亦爲舜禹爾。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亦爲成湯文武爾。孟子而得大有爲之君。學焉而後臣之。則亦爲皋夔伊尹爾。豈欲以空言見哉。史記云。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孟子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不得已而立教。託其意於天下之英才。欲知孟子者。不可不於是求之也。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又七篇之終曰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宋程伯淳卒。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斯言誠絕沈痛。雖然。天地不生。人與禽獸同。自必有人知其實。有以異於禽獸。千載而上。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千載而下。自必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長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亦何能自限。豈必問夫道之行不行。學之傳不傳哉。

跋

右孟子大義一篇。爲吾友唐迪風君所著。迪風。宜賓人。清諸生。性剛介。不肯少阿俗。少年治音韻及周秦諸子。民國十年病目後。始專讀宋明諸儒書。深有所契悟。聞宜黃歐陽師講學南京。乃攜家往從焉。所居距內學院二里許。日徒步往來。雖風雨嚴寒不輟。蔬食幾不能繼。意蘗如也。歐陽師雖講印度學。然亦不廢儒。迪風於習唯識而外。仍肆力於儒。十五年返川。益以闡明孟子及象山之學爲己任。任蜀中教育先後十五年。諸生聞而興起者甚衆。今年六月因事返里。卒年四十五。迪風於學直截透關。近象山艱苦實

踐。近。二。曲。此。篇。乃。爲。諸。生。所。撰。講。稿。然。於。孟。子。之。學。已。揭。盡。無。餘。蘊。所。著。尙。有。諸。子。論。釋。志。學。設。問。文。集。詩。集。若。千。種。皆。擬。陸。續。刊。
布。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崇。慶。彰。舉。識。



中華書局

特

價

書

古書讀本

做宋版巾箱本

江南連史紙印 全二百冊布套廿函

本書係聚珍做宋版精印，字體秀美，紙用江南造紙廠特種連史，潔白無光，袖珍小本，攜帶便利。所選之書，如四書、五經、國語、國策、史記、通志略、十子、以及詩文詞選本等，均人人必讀之書；並加句圈，尤便誦讀。為大學及高中學生治國學者唯一善本。

定價三十六元
特價二十四元

郵費一元三角
每冊四分
每冊四分
（不能郵寄）

聚珍仿宋版五開大

四史

史記、前
後漢書、
三國志、

向稱四史。不特研究國史者所必讀，而文字茂美；尤為治文學者所當讀。本局特用聚珍做宋版精校刊行，正文用二號字，注

用三號長體字，字體較大，適於精讀；版本寬大，尤便批校。各冊均印書根字，檢尋尤便。

江南連史紙印一〇二冊 布套十二函
定價五十六元
特價三十六元
另製雅式書箱（不能郵寄）每只郵費三元六角
郵費二元
五角二分

—印精版羅珂—

當代名畫海

本集為蜜蜂畫社徵集各省市區名畫家一百數十人之傑作，用珂羅版精印而成。有王晉卿、朱古微、陳散原、汪蓀父、高野侯、鄭午昌諸先生序跋，裊然巨帙，蔚為大觀。不但可供藝苑同人之摩挲；并欲使國際藝術界知中國當代繪畫之成績焉

甲 精裝一巨冊 郵費二角一分
定價十二元
特價八元

【斐德羅】 蘇格拉底乎。君善頌善禱。使此而有益於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抑君之第二辭。遠勝彼第

一辭者。果何故耶。賴錫阿氏。雖竭其全力。爲等長等美之辭。終且相形見絀。況彼未必願爲之耶。政客某近方以此病賴錫阿氏。屢稱彼爲演說辭之作者。彼爲聲譽計。或將不爲此耳。

【蘇格拉底】 是可哂也。然吾思之。君苟以君友稍受指摘。卽自餒縮。則誤矣。抑君將謂毀之者之用意甚真耶。

【斐】 其用意甚真。今之執政柄。聲勢煊赫者。皆以作演說辭爲可恥。懼後人目之爲詭辯家焉。此固君之所知也。

【蘇】 若曹不願作演說辭。猶望梅止渴。旣不得梅。遂謂梅之不值一啖耳。君於此旨。恐有未喻。夫此曹政客所喜者。莫逾於操觚作演說辭。以傳於後世。有揄揚之者。若曹感激涕零。書其名於演說辭之端。以示不忘焉。

【斐】 君意云何。我弗知也。

【蘇】 君豈不知政客每作一文。必冠以譽之者之名耶。

【斐】何謂也。

【蘇】政客爲文。開端卽曰「某建議。請常委會全民會或聯席會通過事。」於是歷敘己之職銜。儼然自炫其才能。作冗長無味之文字。若此者。非操觚爲文而何耶。

【斐】誠然。

【蘇】苟所議幸而見納。則離議場時。顧盼生姿。喜不自勝。如所議見擯。以爲不足廁於作者之林。則彼與其徒黨。皆氣沮神傷。若喪考妣焉。

【斐】誠有若是者。

【蘇】由是知。若曹非特不以能文爲恥。且以爲榮也。

【斐】然。

【蘇】苟國王或演說家。因著作而得不朽之盛名。如來喀瓦士

斯巴達立法家

梭倫

雅典立法家。政治家。詩人。

大流士

王之所爲。其人生時不將自視若神明。而後之人讀其文者。亦以神明視之耶。

【斐】誠有若是者。

【蘇】然則若曹縱無賴。寧願以著作家三字。爲賴錫阿氏之罪名乎。

【斐】若曹不爲也。苟爲之。則自貶其所好矣。

【蘇】執筆爲文之不足爲恥。雖三尺童子知之。

【斐】不足恥也。

【蘇】爲文不美。斯足恥耳。

【斐】其理明甚。

【蘇】然則文之工拙。豈必於賴錫阿氏或其他詩人演說家之有韻與無韻。已作與未作。政論與非政論之文中求之。方明其道乎。

【斐】吾儕論究。亦可自知。人生舍清談之樂。尙何求乎。肉體之樂。每於苦後得之。宜謂之奴性之樂。人生鶴的。當不爲是也。

【蘇】爲時尚早。今日之方中。樹巔草蟲。嚶嚶對語。下視吾輩。苟吾與君一若常人。不正襟談論。玄思默運。惟聞蟲聲而思眠。草蟲將謂爾我爲何如人。爲蟲所笑。不亦宜乎。彼蟲將視吾輩爲臧獲。如羣羊之午時繞井而臥也。若草蟲見吾兩人論道。娓娓不倦。如奧德西揚帆疾駛而過。充耳不聞。妖女錫倫奧德西卷十二之聲。則彼曹敬仰之餘。將以所得於神祇者畀吾輩也。

【斐】茲謂所得於神祇者。指何而言。我未之前聞也。

【蘇】好樂如君。當聞草蟲之故事。或謂草蟲者在文藝之神時代以前。固人也。文藝之神既至。遂有詩

歌彼等狂喜終日歌吟。至忘寢食。竟以身殉。死後流轉爲草蟲。不飢不渴。有生以來。但知歌唱。死後上升於天。告文藝之神。以下界尊之者之姓名。舞蹈者因之得舞神之垂青。戀愛者得愛神之眷顧。尊奉其他文藝之神者。皆因所先施。各得其報。年最長之史詩之神。與次長之天文學之神。惠厚哲人。草蟲則告之以哲人之樂。茲數神者。知彌六合。學究天人。吐辭之美。莫與倫比。以此數因。吾儕當質疑問難。談論終日。而不當晝寢也。

【斐】且談何如。

【蘇】吾儕將討論作文與演說之規律。有如適所言者乎。

【斐】甚善。

【蘇】欲求言辭之美。言者於其所言。不當知之甚審。乃可言之。有物耶。

【斐】蘇格拉底乎。吾聞之矣。苟欲爲一雄辯家。真正之公道。不必問。但求多數評者之諾諾而已。不求真善真美。但求世人對於真美真善之成見。以爲惟成見能動人。真理則不能也。此反例之旨

【蘇】此輩哲人之言。容有真理存乎其間。吾輩宜加以探討。未可置而不論也。

【斐】子言是也。

【蘇】吾輩當若是論之。

【斐】何如。

【蘇】苟我告君。君往戰場。當市一馬。若我與君皆不知馬之爲何物。我但知君心目中之馬。乃馴獸中有最長之耳者也。

【斐】是可晒也。

【蘇】殆有甚焉。苟我諄諄告君之後。指驢爲馬。爲文以譽之。曰是英獸也。戰時不可少也。能負主前驅而載餼糧也。按指驢爲馬。猶秦趙高指鹿爲馬以欺二世。

【斐】可嗤哉。

【蘇】固也。可嗤之友。不猶愈於狡獪之敵乎。

【斐】誠有若是者。

【蘇】今有演說家焉。其昧於善惡之辨。猶衆人也。不指驢爲馬。而指惡爲善。揣摩時尙。使人棄善趨惡。演說術所種之因。若是。其所得之果。將何如乎。驢不可以爲馬。而可以善惡倒置混淆乎。

【斐】不善而已矣。

【蘇】吾友乎。吾輩對於修辭學之不足重。不言之太過乎。修辭學將反詰曰。爾曹何爲囂囂然。余固未曾強演說者之必昧於真理也。苟願聞吾忠告者。余當正告之曰。汝且往求真理。真理既得。乃來。

就我可耳。按此即修辭立其誠之義雖然有真理而無我真理亦不足以動人。此則余又敢斷言者也。

【斐】此君自辨之辭未可厚非。

【蘇】誠然苟其他尙未申述之理由皆證明修辭學之爲一藝術者誠哉修辭學自辨之言是也。然吾聞彼曹衆口一辭皆以彼之所言爲不足信謂修辭學者一欺人術耳安足當藝術之名哉。今有斯巴達人於此將謂言之無物者其言雖辨終不得以藝術目之也。

【斐】君所謂理由者指何而言幸直告吾曹可明察之也。

【蘇】寧馨兒。指理由盍速出以折服此擁有佳兒之斐德羅。即指持有諸多理由之辯士使彼知苟於哲學無素養侈談哲理百無一當不識斐德羅將何以置答。

【斐】速問我。

【蘇】所謂修辭學者豈非以辨論攻心之術乎。亞里士多德所下定義謂修辭學乃求發見任何問題中所有各種說服他人之方法之智術也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 Introduction 卷一第二章可資比較操此術者非特行之公堂及大庭廣衆之間於私家亦行之事無大小無邪正此術對之不分軒輊君之所聞者豈非是乎。

【斐】唯唯否否異乎吾所聞吾聞此術止於訟事之辨護及大會之演說而已。

【蘇】吾意君所聞之演說不過奈斯特與奧德西。奈斯特 Nectus 與奧德西 Otreus 皆古希臘英雄事見荷馬史詩之演說而已彼等在特

羅城外所作而非派拉米之演說也。派拉米Palamedes亦爲古希臘英雄之一。受奧德西之計讒。誣以通敵。爲希臘軍以石擊死。其後又相傳爲一哲人且爲燈塔度量衡等之發明者。

【斐】吾既未聞派拉米之演說。亦未聞奈斯特與奧德西之演說。必也君之奈斯特乃高傑亞。君之奧

德西乃塞拉錫馬克與德奧圖乎。高傑亞Gorias塞拉錫馬克Thrasymachus德奧圖Theodorus皆與蘇格拉底同時之說辨家。

【蘇】倘吾意歟。姑舍是。今且問君在法庭之上。原告與被告所爲者。豈非論辨耶。

【斐】然。

【蘇】所爭者。非孰是孰非乎。

【斐】然。

【蘇】工辨術者。抑揚任情。使人覺同一事物。朝以爲是者。暮以爲非焉。

【斐】然哉。

【蘇】當其置身會場。彼豈不可使同一事物。朝以爲有益於國者。暮以爲有損於國耶。

【斐】誠然。

【蘇】君不聞有辨術之芝諾乎。同一事也。芝諾可使聽者感其同而異。一而多。動而靜乎。

【斐】誠有若是者。

【蘇】然則辨術固不限於法庭及議會。凡各種語言文字之用皆有辨術。寓其間。吾不知世界有辨術否也。藉曰有之。則此辨術者。蓋不求物之真象。惟求物之貌似人之。以貌似欺我者。能察其爲僞欺人而不欺於人之術而已。此本設爲反側之言

【斐】何謂也。

【蘇】敢問兩物大異時。易於作僞耶。抑小異時。易於作僞耶。

【斐】小異時易於作僞也。

【蘇】作僞者苟由此至彼。行之以漸。固較操切者難於覺察也。

【斐】誠然。

【蘇】然則彼欲欺人而不欺於人者。不當於事之異同。加之意乎。

【斐】彼當如是也。

【蘇】是故操此術者。必先明識各種事物之真象。否則安能於他物中。察其與此真象貌似處之多與寡耶。

【斐】彼不能也。

【蘇】當人受欺不明真象時。其謬誤之點。卽由貌似處乘隙而入耶。

【斐】誠由此道也。

【蘇】彼欲操是術者。苟不深明每事之真象。安能運用貌似之法。任意出入。以偽亂真。以紫奪朱。使人罔覺乎。

【斐】彼不能也。

【蘇】彼昧於真理。但求追逐現象者。其所得之辨術。殊不足道。所謂術者。又安得謂之術乎。

【斐】事有必至者。

【蘇】今請比觀君手中所執賴錫阿氏之演辭。與我之演辭。依吾人見解。一較論其美與不美。可乎。事固莫善於此。吾方謂吾兩人所切磋者。不免空疎。而少實證也。

【蘇】此二演辭。實一最佳之例。立言之。士苟洞明真理。雖咳吐皆成珠玉。聞者傾心。吾辭之成。吾當歸功於此方之神祇。文藝之神之宣旨者。指草蟲當頭歌唱。或足使吾感奮。助吾文思。蓋吾於修辭之術。愧未學也。

【斐】姑以君言爲不謬。請畢其辭。

【蘇】請告我以賴錫阿氏演辭。此辭全文。已見本誌第六及第七頁。之開首數語。

【斐】余於愛之見解。君知之。余不謂余非君之愛者。遂不能邀君之青睞也。愛者之惠。時過境遷。每生後悔。

【蘇】足矣。我將告君以此數語中修辭學上之謬誤乎。

【斐】唯。

【蘇】世間事物。吾人對之。有同然者。有不同然者。此人人所知也。

【斐】我似喻君意。請申述之。

【蘇】當人言銀鐵時。豈不皆知銀鐵之爲物乎。

【斐】誠然。

【蘇】然一言義善諸德。豈不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耶。

【斐】有如君言。

【蘇】豈非世人對於事物。有同然者。有不同然者乎。

【斐】是也。

【蘇】然則於何者之中。吾人易爲所欺。修辭術得施其技乎。

【斐】當於不同然者之中。

【蘇】然則論辨之士。允宜將二者分明。孰爲衆人之所易誤。孰爲衆人之所不易誤。

【斐】能爲此者。已得一妙訣。

【蘇】復次。操辨術者。於事事物物。必明察之。俾分類時不至有誤也。

【斐】然。

【蘇】敢問愛情應歸何類。歸於無定之類乎。抑有定之類乎。

【斐】屬於無定之類無疑。苟非然者。愛情安能一任君大言炎炎。以爲愛情於愛者及所愛。皆爲不利。又以爲大利耶。

【蘇】佳哉。君能告我。我於致辭之初。於愛情已下定義否。我喜極而狂。已忘之矣。

【斐】君已下定義矣。

【蘇】然則阿齊洛之水神。與水星神之子牧神。使我振奮者。其辨論之術。固遠勝塞弗洛之子賴錫阿氏也。彼此度量相越。不亦遠哉。雖然。吾言或謬。賴錫阿氏於其辨辭之開端。固亦斤斤於愛情之定義。然後就其定義加以發揮。以至終篇。今請重讀其卷端語。

【斐】姑如君言。然恐無所獲耳。

【蘇】請讀之。俾知其原文。

余於愛之見解。君知之。余不謂余非君之愛者。遂不能邀君之青睞也。愛者之惠。時過境遷。每生後悔。

【蘇】彼之所爲。似適爲其所不當爲。本末倒置。猶仰臥而游於浪濤之中。以復返於所始之地也。彼與

美少年按希臘之愛皆對男子。故云美少年。之辭。其開端之語。實愛者所應最後言者也。斐德羅乎。君以我言為然乎。

【斐】是也。彼之辭誠始其所終也。

【蘇】至其他各節。豈非任意排列乎。果有一定之原則。寓其間乎。此段在彼段之後。果何故歟。以吾之愚。知彼為此文。乃信筆直書。倉卒草成者。雖然。一文之成。其謀篇布局。必有修辭學上之原則。可尋焉。君意以為何如。

【斐】君若謂余於修辭學有深知灼見者。君實過重視余矣。

【蘇】夫文章。猶一有機體也。有軀幹。有首足。有中。有始末。互相為用。以成其全者也。按亞里士多德詩學

所論正與此同。可資比較。

【斐】誠然。

【蘇】賴錫阿之辭。足以語此乎。今且觀其全文結構之佳。能勝於斐立傑亞人密達斯墓上之碑文否。

【斐】此碑文之特色安在。

【蘇】碑文如下。

我一銅女。臥此墓旁。與墓終始。水流樹長。敢告行人。下有密王。

在此韻文中。詞句位置。可上下移動。毫無軒輊也。

【斐】君之所言實調侃吾儕之演辭耳。

【蘇】吾將不復論君友之辭恐逢君之怒也。雖然此文舛誤實多。盡宜汰除。吾將進論他辭。於研究修辭學者。不無小補也。

【斐】其道何由。

【蘇】此二辭用意不同。一則尊愛者。一則尊非愛者。

【斐】然哉。

【蘇】君毋寧謂狂哉。彼曹主狂。愛亦狂而已矣。說見本誌第六十九期斐德羅篇第十六頁以下至第二十五頁止

【斐】然。

【蘇】狂有二。一爲人類之疾病。一爲靈魂之解脫。超凡入神。不受世俗之羈絆者也。

【斐】然。

【蘇】神狂有四。有巫狂。有密狂。有詩狂。有愛狂。各有一神監臨其上。巫狂得光神之靈感者也。密狂得酒神之靈感者也。詩狂得文藝之神之靈感者也。愛狂得愛神母子之靈感者也。世每視愛狂爲最美之狂。吾儕述此狂時。曾設一喻。參閱本誌第六十九期斐德羅篇第十八至二十五頁引一疑信參半之神話。此神話讚美

愛情。斐德羅乎。此愛情也。控馭爾我。庇蔭佳兒。吾儕對之。固已歌其功而頌其德矣。

【斐】吾已聞君言而大樂矣。

【蘇】今姑取此以觀由毀爲譽之轉變法何如。

【斐】何謂也。

【蘇】此作頗詼諧。逸趣橫生。然中有二原則可尋。苟美術而可言說者。甚願於此有一明瞭之闡述也。

【斐】所謂二原則爲何。

【蘇】其一爲綜合事理。雖蹟求其會通。吾儕所論愛之定義。當否不可知。然已足使辭意曉暢而一貫矣。立言者必於其各觀念。加以界說。然後意義始得明顯耳。

【斐】其第二原則爲何。

【蘇】其二爲分析。就事理之固然而分析之。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吾儕二演辭。其初皆以愛情爲一。非理智之物。繼乃如身體然。由一生二分爲左右。此左右復各有其左右。言者就左部而分之。得一不善之愛。從而毀之。亦固其宜。其他一辭。則求狂於右部。別得一愛。名同而實異。此愛乃神聖之愛。言者翹以示衆。以爲天地間有益事。皆由此而生也。

【斐】然哉。

【蘇】吾夙好綜合與分析之術。以其能助吾言助吾思也。有能見事理之一與多者。吾當追隨其後。奉

之。若神明。若而人者。吾常名之曰辨士。不自知其當與否也。吾今願知。若君與賴錫阿兩人之弟子。宜錫以何名。此分析綜合之術。卽塞拉錫馬克之徒。所以教人所以躬行之有名於時之修辭術耶。若曹誠能言之士哉。苟有以勢位貨利爲報者。則傾其所有。以傳其術焉。

【斐】

若曹誠名人也。然其辨術與君所稱辨士之辨術迥異。至修辭學之究爲何物。吾儕終不明耳。

【蘇】

何謂也。修辭之學。旣去辨學。能餘幾何。此所餘者。苟有法則可尋。誠一佳事。敢問所餘幾何。

【斐】

修辭書籍中所述者。不亦甚富乎。

【蘇】

感君告我之厚意。憶余曾聞有所謂小引者。說明演辭之應如何發端。君心目中之修辭術。豈非指此類小技耶。

【斐】

然。

【蘇】

小引之後。則有敘述。繼之以人證事證。與假設。苟吾言不謬。彼皮桑丁按卽君士但丁。後爲東羅馬帝國。之造字者。且有再證三證之說矣。

【斐】

君謂德奧圖氏名見前註乎。

【蘇】

然。彼告人在控告或辨護時。層層反駁之法。外此有柏里人名聲藉藉之伊文奈斯氏。首先發明諷示及烘托隱刺諸法。並寫成韻語。以便記憶。抑德錫斯氏與高吉斯氏。余亦應道其名。按茲蘇氏所舉

諸人皆在當世負盛名而致富貴之詭辨家。然蘇氏實輕鄙之。所謂彼輩身與名俱滅。何足掛齒。類哉。德高兩氏固知或然之勝於必然也。彼假辨術以證小之爲大。大之爲小。以新爲舊。以舊爲新。事無短長。皆有方式以副之。吾曾與柏勞迪克氏言之。彼莞爾而笑曰。彼自信已得藝術之真諦。謂每辭既不宜長。復不宜短。當適中也。

【斐】 智哉柏勞迪克也。

【蘇】 吾儕不云赫畢亞氏乎。以吾觀之。此伊里籍之寓公。或與柏勞迪克之意相同。

【斐】 然。

【蘇】 外此更有樸洛氏。喜用對偶箴言。比喻諸名詞。此類名詞。有自創者。有得諸李錫孟氏者。

【斐】 普羅搭果拉氏。不亦以類乎此者教人耶。

【蘇】 彼所以教人者。有雅辭之通則。及其他苛細之格律。至形容老年愁苦及其他可泣可歌之事。則無有出凱爾西地偉人指塞拉錫馬克言之右者。彼運其魔力。能使舉室之人。喜怒哀樂。一任其意。且可使舉室之人。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至造作蜚語。或反駁之。亦以彼爲巨擘。再此數子者。皆主一辭之末。必有一段覆述。命名不同。用意則一也。

【斐】 君所謂覆述者。乃指各種論辨文末段之撮要。使聽者不至遺忘耳。

【蘇】 關於修辭之術。余所欲言者。盡於此矣。君猶以爲未足耶。此下另

【斐】所闕不多。且無重要者。

【蘇】今姑舍末節而論其根本。修辭之術。果有何效。苟其有效果。在何時耶。

【斐】公衆集會之所。其效甚大。

【蘇】誠然。然余於修辭學家所爲。終覺有懈可擊。君有同感否。

【斐】請舉一例以明之。

【蘇】我將爲之。有人於此。往見君友歐萊克馬。或彼父亞科孟而告之曰。「我有涼熱之藥於此。可使

病者嘔吐洗滌腸垢也。乃號於衆曰。我知醫。我能教人爲醫也。」君思之。聞其言者。將謂之何。

【斐】彼輩將問。彼旣以藥與人。亦知此藥應與誰。何與之。應在何時。須幾。何乎。

【蘇】苟彼率爾而對曰。我則不知。此患病者所當自爲計者也。

【斐】彼輩必曰。苟此人於醫術毫無所得。但粗讀醫書。略熟一二湯頭歌訣。卽以良醫自命。若而人者。

非愚卽妄耳。

【蘇】今有人於此。曰。彼善言。小大由之。愁苦歡悅之辭。爲之無不工。乃往見蘇封克里與尤立比底曰。

彼能授人以作悲劇之術也。則何如。

【斐】苟彼以爲將前言各節。排比得當。卽足盡悲劇之能事。則悲劇家將嗤之以鼻矣。

【蘇】以余度之。彼輩當不如是之無禮也。有人於此。但知最高與最低之音。卽以深於樂理自命。音樂家遇之。將斥之爲妄人矣。彼音樂家固不如此也。將婉告之曰。「吾友乎。欲爲和音家者。不可不知此。然使僅知君所知者。則亦不得謂之爲和音家也。蓋君所知者。僅爲和音之緒論。而非和音也。」

【斐】誠然。

【蘇】然則蘇封克里不將對此自命爲未來之悲劇家。而謂之曰。君所稱者。乃悲劇之緒論。而非悲劇乎。亞科孟不將對於自命爲醫師者。作相似之論乎。

【斐】然也。

【蘇】苟使彬彬有禮之亞特拉斯氏或貝里克里氏聞此驚人之藝術。所謂縮語。比喻種種詰屈聱牙之名詞。吾人所竭力爲之表彰者。彼曹將謂之何。彼曹當不如吾儕所爲。口出惡聲。諛虛造修辭術者以惡名。以彼曹之聰明睿智。苟有訾議。彼此當同受之也。彼輩將曰。「斐德羅與蘇格拉底少安毋躁。若輩乏明辨之功。不知修辭學爲何物。略窺一斑。卽以爲已見全豹。其爲學也如此。其教人也亦如此。吾儕憐之之不暇。安用怒乎。至善用此術之各種工具。使全文一氣呵成。則彼輩視爲易事。學者可自爲之耳。」

此下又

【斐】蘇格拉底乎。彼曹所述作與所以教人之修辭術。誠有若君之所言。君之言是也。然則真正之修辭術。果將以何道得之歟。

【蘇】盡美盡善之演說家。其成功。天才與學力並重。凡事皆然。不僅演說也。既有天才。加以學力。則可爲大演說家矣。苟二者稍有缺陷。其弊立見。但立說修辭之術。與賴錫阿及塞拉錫馬克之術。固大相逕庭也。

【斐】然則果何術歟。

【蘇】以吾觀之。貝里克里誠修辭家之出類拔萃者也。

【斐】何以知其然也。

【蘇】凡偉大之藝術。必於事物之真理。有極深之探討。然後有高尙之思想。與完美之體製。貝里克里舍其天才外。因從安納克薩哥拉氏遊。乃有此長。彼寢饋於哲理。得聞安氏所樂道心。與非心之論。而應用之於演說之術。故其演說。乃獨出冠時也。

【斐】請明以告我。

【蘇】修辭學。猶醫學也。

【斐】何謂也。

【蘇】醫學當知身之本質。修辭學當知心之本質。精言之。醫學以健康及食物與人。修辭學則以識見。或道德與人。而以正名定分爲其途徑也。

【斐】蘇氏乎。君言容或然也。

【蘇】君謂不知全局之本質者。能真知心之本質乎。

【斐】名醫希波奎提氏言。卽身體之本質。亦必觀其全局。求其會通。方能明悉也。

【蘇】吾友乎。彼言是也。雖然。吾儕不應以希波奎提氏之言爲已足。當察其持論。與彼對於自然之見解。符合否耳。

【斐】吾亦云然。

【蘇】今且一推究希波奎提氏所言關於各自然者。果有幾許真理乎。吾儕當先討論吾儕所願學願教者。果爲簡象與繁象乎。如爲簡象。當問其施受於他物之間。有何力乎。如爲繁象。當問其象有幾。每象與諸象之所以爲此象與諸象者。其施受之間。果有何力乎。

【斐】君之所言。容或然也。

【蘇】推理而不由分析。猶盲人摸索耳。旣爲藝術家。卽不當自儕盲聾。修辭學家教其弟子發言合於科學方法。當於其演說之對象有所闡發。此對象卽心是也。

【斐】有斷然者。

【蘇】力之所向。惟在攻心。按心即靈魂蓋惟心爲能產生主見也。

【斐】然。

【蘇】然則塞拉錫馬克與其他諄諄教修辭學者。必於心之本質。有明確之敘述。俾知此心之爲純一。或如身體之爲多象。吾所謂明心之本質者。蓋指此耳。

【斐】然。

【蘇】其次當明心之施受之法。則何如。

【斐】然。

【蘇】復次。人物與演辭。以及其氣稟。既加以分類。俾相互爲用。然後說明。所以如此。排列之理由。及一種心理。爲一種演辭所感動之故。

【斐】君確覓得一極佳之法。

【蘇】無論何事。宣之於口。或筆之於書。苟欲躋於藝術之林者。舍斯道末由也。然今之談士。君所受教者。於心之本質。知而不言。其計甚工。然若曹亦知所讀所作。不由吾道以行之。終不能成爲藝術之文字乎。

【斐】吾道何道耶。

【蘇】吾今不能言其詳。吾當盡吾力之所及。告君以藝術途徑之大略。

【斐】盡言之。

【蘇】雄辨術者。攻心之術也。彼欲爲辨論家者。必深知人品之不齊。由於氣稟之不同。既按此分人品爲若干類。然後分演辭亦爲若干類。曰「若而人者。將爲此類。或彼類。演辭所感也。其感之之狀。或如此。或如彼。」彼且告君以其故。學者必先諳其理論。然後身體而力行之。不以墨守師說爲已足。當其知何等人。當以何等理論感之也。既見其人。曰「此吾向之所簡練揣摩者也。斯人也。當以斯說動之。使之心悅誠服焉。」彼於此道三折肱者。知何時當語。何時當默。何時當用短語。何時當動之以情。痛哭流涕。以陳其辭。以及其他各術。必其人對於此等事。能應變無窮。相時而動。方可爲斯道之巨擘。苟於立說施教作文時。皆不能此。而曉曉然言於衆。曰彼之所言。皆合藝術之原理者也。實不足信耳。彼教師者。將卒然問曰。斐德羅與蘇格拉底乎。此卽君所謂修辭之術乎。抑吾將舍此而別求之乎。

【斐】彼必取此。舍此將無所得也。雖然。修辭術之造作。亦憂憂乎其難哉。

【蘇】誠然。吾儕當熟思周察。果能得一捷徑否。苟得捷徑。固不必迂道以求也。吾甚願君能告我。君猶

憶賴錫阿與他人所言者。有助於吾儕否也。

【斐】苟其得之。吾將圖之。然今則無所知也。

【蘇】今將吾所聞於此道研究有素者告君。何如。

【斐】願聞之也。

【蘇】將如諺語所云。雖狼亦得邀一聽乎。

【斐】君爲狼辨護可矣。

【蘇】彼狼將曰。此等事不必假惺惺。迂道以赴。不得原理不止。吾不云乎。當所爭者爲公與善。或所爭之人。以天性或習慣而爲善人與公正之人。彼欲爲靈敏之辨論家。固無須乎真理也。法庭之上。在求勝。而在求真。凡事僅憑。或然。彼有志爲敏捷之演說家者。當竭全力以赴之者也。彼曹且云。苟事之眞象不能取信。則當隱而不宣。但擇其可取信者。或控告。或辨護。當演說家。雄辨滔滔。時其所措意者。惟在求勝。眞理可弗顧。苟由此道。所謂修辭之藝術。不外是矣。

【斐】蘇氏乎。彼抗顏以修辭學教人者。皆作是言。自彼曹視之。更無重於此者。吾儕固已論及之矣。

【蘇】德錫斯氏。君之所知也。彼不以衆人之所可者。爲或然而非必然耶。

【斐】事誠有之。

【蘇】

彼有一巧例。有弱而勇者。擊壯而怯者。劫其衣服以去。既被執。對簿公庭。如德錫斯言。則兩方皆應作欺人語。壯而怯者。當謂擊我者衆。吾一人安能與之抗。弱而勇者。則當謂吾兩人外。更無他人。且曰「以吾之弱。吾安能擊彼。」其被擊者。以不欲自暴其弱。必更造作蜚語以相掩飾。他方復指摘其謬。迭相駁詰。其他類此之術。且甚多焉。斐德羅乎。余所言者。然乎否乎。

【斐】

然。

【蘇】

發見此術者。姑不論其爲德錫斯。抑爲誰何。其所發見之術。誠神妙不可思議哉。若而人者。吾儕將與之一言否。

【斐】

吾儕與彼當作何言。

【蘇】

吾儕當正告之曰。君未來時。吾儕方相告語。以爲君所言之。或然。乃衆人心目。中所得於真理之摹本耳。似是而非。惡券恐其亂苗。去邪見乃得。正智。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均即此理。吾儕且曰。彼知真理者。必最能發見真理之摹本者也。

使此人對於修辭術。而別有發明。吾儕固當靜聽。苟其不然。則寧持吾儕向來之主見。以爲其於聽衆之品性。及所論各種事物。不能觀其異同。爲之類別。得其會通者。萬不能爲精明之修辭學家也。此精明之技術。蓋從艱苦中得來。有志之士。所當勉力爲之。非譁衆取寵。求悅於人。實欲一言一行。不愧於天也。昔賢有云。君子當悅其明。主不當悅其臣。僕。臣僕雖重。安可駕明主而上之。

哉。若斯者。其道甚迂遠。然而無足怪也。所謀者。大道雖阻且長。無害。孔子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
卑。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若君所謀者甚小。則殊不值耳。德錫斯乎。苟不以吾言爲過者。吾將曰。修辭學。必於此植
其基也。此段撮述以上所言。重敘一遍。但設詞巧妙。故讀者不嫌其複。

【斐】蘇格拉底乎。君之所言。道則高矣美矣。但不知可行否耳。

【蘇】取法乎上。雖敗猶榮也。

【斐】君言是也。

【蘇】吾儕於辭令之正用與誤用。言之亦已詳矣。

【斐】然。此下另
爲一段

【蘇】但文字之有當與否。吾儕亦宜論及之也。

【斐】然。

【蘇】必如何講論修辭學而後不愧於天乎。君知之乎。

【斐】不知也。君知之乎。

【蘇】余曾聞一傳說。可信與否。惟古人知之。雖然。吾人苟得真理。尙何暇顧及世人之毀譽乎。

【斐】君所問者。余不必置答。余但願君能告我以所聞之傳說。

【蘇】

埃及瑙克城有一著名之古神曰都司者。都司有神鳥曰綺碧。都司發明諸術。如算術幾何天文以及博奕之具。然其最大之發明。則爲字母。其時柴末斯神爲全埃及王。居於上埃及之大城。希臘人稱爲埃及之西勃斯者。而柴末斯神。希臘人所稱爲亞莽者也。都司神踵門見柴末斯王。且獻其發明之物。蓋欲使埃及人皆食其賜也。王問發明物何所用。都司告王甚詳。王以爲有益者揚之。有損者則抑之。王與都司所言者甚長。姑不具述。其論字母也。都司謂字母可使埃及人多智。記憶力加強。實記憶與智慧絕妙之良劑也。王則曰。明敏之都司乎。發明一技術之人。每於彼之技術。對於用此術者之爲利爲害。不能爲最公之判斷。君爲字母之父。慈父於其子。無而爲有。愛而不知其惡者也。夫字母發明後。人皆舍記憶力而不用。適足令人健忘。以爲既有文字。可有恃無恐。無須乎強識。君所發明者。不能助記憶。祇能助回想。與人以真理之質鼎。非真理也。用字母者。所聞甚多。而無一心得。似無所不知。而實無所知。與之相處。令人厭倦。以虛有智慧之表。而無其實之故耳。此乃卑下文人與偽學者之通病。

【斐】

蘇格拉底乎。臆造埃及及其他各國之故事。固君之所優爲也。

【蘇】

相傳德道那地廟中之橡樹。能作符語。昔人淳樸。不尙詭詐。苟得真理。雖由橡石。亦復安之。今君則不然。君不問理之真否。但問言此理者之爲誰何。與其說之傳自何國焉。按今之智識界中人。及少年學子。尤多具此種

慶。

【斐】君之所責。吾甚願服其罪。且吾以爲柴末斯王論字母之言是也。

【蘇】彼欲賴文字以授受其學術。以爲文字明確。筆之於書。遠勝於心知默識。若而人者。其愚誠不可及。且未聞柴末斯王之神諭者也。

【斐】君言甚是。

【蘇】斐德羅乎。余每傷文字頗似畫圖。畫師之所作。栩栩欲活。然偶有所問。畫者默然不置一答。演說辭亦猶是耳。爲演辭者。君必以爲有識之士。及就詢之。作者每以雷同之答辭相推諉。且演辭既成之後。雜陳於知之者與不知之前。孰應答。孰應不答。更復茫然。苟受挫折。其父母指演辭作者既不指能護之。而彼曹亦不克自衛也。

【斐】此言亦是。

【蘇】君亦知。此外尙有一種性質更佳。效力更大之文字。與前述之文字。爲同父母之昆仲乎。

【斐】何謂也。其原因何如。

【蘇】吾意。印諸學。者。心版之字。可以自辨。且知何時宜言。何時宜默也。

【斐】君豈不謂宣之於口之字。有生。氣。筆之於書之字。不過此活字之摹本乎。

【蘇】君言實獲我心。今有良農於此。既得佳種。視若至寶。思求良果。敢問將乘夏令之燠暖。蒔之於亞道尼之園。八日之後。欣然觀其開豔麗之花乎。（如爲之，亦遊戲而已。）抑必誠其意。覓佳壤。勤耕耘。苟有收穫。雖俟八月。亦不以爲晚乎。不求近功。但期實效。

【斐】誠者必由是道。非然者。必如君所言。但爲遊戲計而已。

【蘇】然則彼明公善義諸德者。其知種子之深。豈不及農夫之知其種子乎。

【斐】必不爾也。

【蘇】然則彼肯僅賴筆墨。以傳其既不能自辨。復不能利人之思想乎。

【斐】彼不爲也。

【蘇】彼誠不爲也。彼播種耕耘於文字之園。但爲消遣計耳。筆之於書。藏之於己。或年相若之同道者。以備老年之遺忘耳。園花初放。顧而樂之。他人酒食相徵逐。彼則惟以此自娛焉。

【斐】能以危坐談道爲樂。終日不倦。勝其他消遣萬萬矣。

【蘇】子言是也。然明辨之士。苟得一氣味相投之人。恃哲理之助。播文字於此人之心田。從而栽之。培之以生。以長。結爲碩果。復播其種子於其他心田中。迭相傳遞。以至於無窮。得其傳者。則爲世中最樂之人矣。

【斐】如此之消遣。更爲高尙也。

【蘇】斐德羅乎。前題已定。吾儕當進而作一結論。

【斐】作何結論乎。

【蘇】此之結論。乃關於吾儕所評賴錫阿氏之爲人。及其作風。詞令。修辭術之工拙等事。吾儕因思解

答此類問題。始有以上之談論。以吾觀之。吾儕於藝術與非藝術之性質。已了解大概矣。

【斐】吾亦云然。願君重述前言。

【蘇】夫修辭。貴乎立誠。必於所書所言。事物物之真理。洞悉靡遺。乃得樹立定義。定義既立。然後從

而分析之。至無可分析。乃已。外此。務明氣稟之差。氣稟不同。故持論立說。亦當因人而異。言之深淺。精粗。一視聽者之深淺。精粗。以爲衡。必如此。方可講學說。法上下論議。一衷法度焉。此卽以上

辨難之結論也。此段撮要重述。亦見設詞之巧妙。

【斐】是誠吾人之見解也。

【蘇】至一辭之成。評其得失。評之若何而當。若何而不當。前所言者。不已明示之乎。

【斐】明示何物耶。

【蘇】如賴錫阿之徒。時無古今。位無隱顯。苟稍稍立法。令作政論。卽詡詡然自稱。此中有確切不移之

理是可恥也。夫不辨公私。不辨善惡。不辨真妄。雖爲舉世所稱。適足自辱耳。

【斐】然。

【蘇】今有人焉。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詩歌也。散文也。不論其爲口授。爲筆述。苟不極深。研幾。窮究其理。但如村歌童謠。信口道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皆無益者也。最佳之書。不過吾儕智識之回憶而已。惟公平美善高尙諸義理。彼此口傳印諸心版者。方能清晰完美。令人起敬。且惟此反求諸己。直抒胸臆之義理。乃足爲人之嫡子。與彼所灌輸於他人心中之義理。一脈相傳焉。持此論者。可謂君子也矣。斐德羅乎。吾與爾所當見賢思齊者也。

【斐】固所願也。

【蘇】此曲已終。修辭之學。亦已言之綦詳矣。往告賴錫阿。謂吾儕往泉旁女神之學校。女神命吾儕傳語彼。並語世之著書立論者（荷馬與其他詩人。其詩可譁者。與不可譁者。梭倫與其他作政論而名之爲法律者）曰。苟彼曹之著述。根據真確之智識。有難之者。能以口說爲之辨護。證其不謬。口說之妙。且遠勝其著作。則彼曹不特爲演說家。立法家。且可得更高之榮名。以與其一生之大業相稱也。

【斐】然。則君將諡彼曹以何名。

【蘇】智則吾不知。惟神始得謂之智者。稱之爲愛智者斯可矣。

【斐】其名甚相稱也。

【蘇】苟其人之所能止於補苴缺漏。剿襲衆說。則僅可以詩人或演說家或立法家稱之。

【斐】然。

【蘇】盍往告君友。摺賴錫
阿氏

【斐】君亦有一友。吾儕所不當忘者。

【蘇】翳何人。

【斐】伊索格拉底也。按此人 Logicians 乃另一有名之修辭家。兼教育家。不可與蘇格拉底相混。君將告以何語。君視伊索格拉底爲何如人。

【蘇】伊氏年尙少。然吾甚願一言其將來。

【斐】伊氏來日之造詣何如。

【蘇】以吾觀之。伊氏品既純粹。天資亦遠勝賴錫阿。必能與年俱進。使往昔之修辭家與之相較。如童蒙之於成人也。且吾知彼之所志。不止詞章。將益求深造。以蘄至於道。蓋彼固有哲學才也。此乃

此間諸神之詔語。吾樂爲吾愛友伊索格拉底告。君則請以告君之愛友賴錫阿。

【斐】固所願也。暑氣已滅。可行矣。

【蘇】 不當禱於此地之神祇而後行耶。

【斐】 不可以不禱。

【蘇】 敢告牧神。與茲土之其他諸神。願錫我內心。以美表裏。如一。吾願視智者爲富人。吾願淡泊以明志。安貧樂道。以自娛。尙何求乎。吾思此之所禱。亦已足矣。

【斐】 可爲我禱之一如君言。夫友亦貴乎同其所有耳。

【蘇】 吾儕可行矣。

(完)

按柏拉圖語錄最重要者五篇。本誌皆已譯出。其名列下。(一)蘇格拉底自辨篇。Apology 登本誌第三期。(二)克利陀篇。Crito 登本誌第五期。(三)斐都篇。Phaedo 登本誌第十及第二十期。以上三篇景昌極君譯。(四)筵話篇。Symposium 登本誌第四十三及第四十八期。(五)斐德羅篇。Phaedrus 登本誌第六十九及第七十六期。以上二篇郭斌酥君譯。郭君治希臘文十餘年。又留學美國哈佛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希臘拉丁文學。譯時曾取希臘文原本與英文譯本細爲對照。又五篇皆由編者覆校增註。此外柏拉圖語錄最重要者。尙有理想國。The Republic 一篇。則已有吳獻書君譯本。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發行。每部二冊。定價一元五角。列入尙志學會叢書。吾國學者。苟取以上各篇細心研讀。則必深有所啓發。而略窺人生之究竟與歐西文明之本原。何幸如之。編者識。

我執實相觀

李翊灼述

述此觀門大分爲二。一者別觀門。二者總觀門。

別觀門中復分爲二。一者觀我門。二者觀執門。

觀我門中約有八相。所謂我名、我義、我相、我用、我性、我體、我量、我實際也。

我名者。云何而名我耶。假立之。以明非彼耳。故我之名。非固有之。由對彼而假有。若不分別彼時。卽何庸假立我名也。然則我名實由彼有。非我自生。而彼之名。復由對我而立。若不分別我時。爲誰而立彼名也。則彼名者。實待我有。非彼自生。夫彼名已有待。而我名復待之。展轉相待。誰是其實。斯則我名。但遮非彼。非表實我。彼名遮已。我名卽亦不立。是故我名。但有假言。無定實也。

我義者。我有何義耶。夫假立我。以明非彼。則我之爲義。但在非彼焉爾。義在非彼。則惟是遮他。而自無所表。自無所表。則無有自義可得。而等於代以爲別之標識。代則非實也。故至無彼可非之時。我義卽泯絕不存。是則我義。但假待有。無定實也。

我相者。何者是我相耶。夫我以非彼假立。彼亦以非我假有。彼已無自相。非彼者云何得有自相。則我之爲相。但遮相耳。遮相者。隨其所遮而爲相也。然所遮設有遮時已無。所遮若無。能遮寧有。遮之爲相。實非

相矣。遮相非相，我之隨遮爲相者，詎獨有相歟。斯則我相實乃假代之相，假代之相，卽相離相，非可得法，安有定實也。

我用者，云何是我之用耶。我之假立，既但爲遮彼，則我之爲用，亦惟遮而非立。惟遮非立，則但能應他成用，而無自我之用可得也。夫我惟無自用，故能應他，亦惟能應他，故得成其爲我。是則我之用，固不俟所遮之彼既無而後無可得。卽當遮用繁興之際，亦復以假待因緣而已，不可得也。然則我之用，實爲離用之用。離用之用，卽用離用，寧有定實哉。

我性者，何者是我之自性耶。夫我以非彼假立，不非彼時，我寧得有。卽非彼時，我寧得從彼有耶。不從彼有，寧復從非彼有耶。且我者，對彼之假名，以非彼而假有。然非彼時，彼卽不立，則我所對已泯。所對既泯，能對寧有，則我何自起耶。又我，既以對彼而後有，則不從自生。對彼，卽非彼。非彼，寧得從彼生也。則不從他生。自他既都不可得，我寧得從自他和合生也。則非自他共生。又我，既因非彼而有，則亦非無因緣而生也。然則我果何自起耶。我從過去世起耶。然不非彼時，我固未嘗先有。則不從過去世起也。我從未來世起耶。然既不非彼，我寧得尙在也。則不從未來世起也。我從現在世有耶。然彼待我有，已非有生。我復以非彼立，更何有在。則正非彼時，亦復無我可得也。則不從現在世有也。然則我果何自起也。如是展轉推求，我無起處。則我當以何者而爲其自性耶。生爲我之自性耶。然生實爲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獨何

能爲我之自性也。是故我性亦無自性性耳。我無自性性，故能應彼緣生而假有我。斯卽我之自性，畢竟空，無定實也。

我體者。我以何者爲其體耶。我以身爲體歟。然身從色心衆緣生，卽從諸蘊衆緣生。於諸蘊中，何者是我。色是我耶。色以五大假合而成。復何大是我也。地大是我歟。然離水火風空，更無地大。地大自無其體，云何而是我體也。地大爾餘大，豈不爾。五大中，我不可得。色中寧有我得耶。色無自體，待色而有之。受想行識，寧有其體。則色中我不可得。受想行識中，我又寧可得也。五取蘊中，旣無我體。五蘊所起之一切色法，心中又寧得有我體耶。蘊法都非我體。蘊法緣生之身，復安得是我體也。然則我果以何者爲其體耶。我以心爲體歟。然集起名心。集起名心者，識緣名色，名色緣識，乃至行緣識，識緣行，更互爲緣，展轉相依，集成種子，生起現行，以得心名也。心由集起，則假合成。假合成者，誰實爲我體耶。身心都不爲我體。復何者得爲我體也。見能爲我體歟。俱生之見，旣皆隨昔因而有斷續。分別之見，亦復待外緣而作依止。則其體已虛幻。復安能得爲我體也。思能爲我體歟。思合色心成用，故能令心隨色造作起相應行。則思之爲用，已是假合。體寧能實。體旣虛幻，復安得爲我體也。見思亦俱不爲我體。復何者能爲我體耶。生爲我體歟。夫生已不生，未生不生，生時不生。則生無自體，安能爲我體也。滅爲我體歟。生且無體，滅寧有體。則亦安能爲我體也。我體常歟。生滅都無，安得有常。則常自無體，寧復能爲我體也。我體斷歟。常不可得，斷

寧可得。斷自無體，寧復能爲我體也。我體一歟。生滅常斷俱空，與誰爲一。一自體且不立，安能爲我體也。我體異歟。一既不成立，誰與爲異。異體且不可得，則安能爲我體也。我體或餘處來歟。然他中，我不可得，則我體豈能自他來也。我體其內自出歟。我之自內既不可得，則我體安能自內出也。如是種種推求，無有能爲我體者。我果以何者爲其體耶。然則我體，畢竟性空。但有假待，無定實也。

我量者。我量復云何耶。夫我因假待有體，既空無，寧有自量。我若有一異大小青黃男女等定量者，緣生不成。緣生不成，我卽不立。然則我寧得有量也。故種種推求我量，悉不可得。則凡言我量者，皆是虛妄分別，無定實也。

我實際者。云何是我之實際耶。名義相用性體量等，既無我之實際可得。名義相用性體量等外，寧復復有我之實際也。然則我以無爲其實際歟。夫既無矣，何實際之有。如是展轉推求，畢竟無有我之實際可得。則知我之爲我，固以其畢竟無有實際，乃得因待成緣生用而假立也。愚者於此妄執以爲定實，豈不謬哉。

觀執門中，亦約爲八相。所謂執之名義，執之自來，執起之相，執之作爲，執之體性，執之影響，執之去除，執之究竟，是也。

執之名義者，以何義而得執名耶。夫執之爲言，持謂能持其所持也。然能持其所持者，誰歟。我無實際，則

我非能持之者矣。假合成我之蘊法，亦各皆假合而無實際。則蘊與法亦非能持之者矣。展轉推求，誰爲能持之者。能持之者不可得，其所持者詎獨可得耶。且能持所持，皆以不自有而得成名。故能持若自有，則所持名喪，而能持之名亦喪。所持若自有，則能持名喪，而所持之名亦喪。蓋能若有自體，則不待所而爲能，而能非所之能，則能之義失矣。所若有自體，則不必對能而立所，而所非能之所，則所之義失矣。然則能持所持，皆假待有。假待爲持，持已無其實際，而執以持爲義，執亦寧有實際也。執無實際，則執之名亦假待而得名耳。安有定實哉。

執之自來者。執自何來耶。執自能執者來歟。夫無所執，則能執不成。能執自無，安得生執也。執自所執者來歟。然無能執，則所執亦不成。所執自無，安得生執也。執自能執所執和合來歟。能執所執，既皆以自無而不能生執，則無之和合，猶是無耳。復安得生執也。執自餘處來歟。然餘處，則非執。非執，亦定不得生執也。執自過去世來歟。過去已無，何能生執。執自未來世來歟。未來未有，何能生執。執自現在世來歟。現在不住，等於過去未來，復何能生執也。然則執果何自來耶。如是種種推求，執無來處，亦無來時，則知執無自來。但以不觀自性，妄有持相，實乃假合，無定實可得也。

執起之相者。云何是執起相耶。夫執無來相，豈其內自起歟。然執假待爲義，實無自內可得。無起之之自，寧復有依自之起。云何而能自起也。則執實不得有起之相矣。執無起相，則執之種種相，復安從有乎。蓋

執者亦智境之假合耳。了知智境自性。則假待成事而不取著。得名瑜伽。不了智境自性。則分別取舍。堅固繫著而成顛倒。故號爲執。是則執之相。皆是不了而自謂了之相也。猶如迷方之人。不了謂了。種種分別。皆是虛妄。而彼迷人尙自以爲眞實。堅固取著。遂成顛倒。如是顛倒。豈有自實相可得耶。猶是智境。而以不了謂了。喪其假合相應之用焉爾。是故顛倒之相。皆是不了謂了之相。而其實際。猶是智境之假待。但以不了謂了。乃與瑜伽功用頓別。則不了謂了。卽是執起之相也。不了謂了。相皆虛妄。則知執無自相。執無自相。寧復有定實之起相哉。

執之作爲者。執無自相。云何而有作爲耶。夫執之起。由不觀自性。不了謂了。其能與所。皆不相應。不應而求功用。則作爲繁興矣。當其作爲繁興時。儼若有作業及作者。而實則因作業有作者。因作者有作業。作業既妄。作者寧實。作者非實。作業又可得歟。作業作者既皆不可得。則此作爲。實隨憶想分別。妄緣假有。迷方顛倒。安有實際也。

執之體性者。執以何者爲其體性耶。執以能執者爲其體性歟。夫雖所執。能執不成。能執無自體性。安得爲執之體性也。執以所執者爲其體性歟。然離能執。亦無所執。所執自無體性。安得爲執之體性也。執以能執所執合爲體性歟。能執所執都無體性。云何而有合者得爲執之體性也。執以非執爲其體性歟。非執。則無執。無執。安得爲執之體性也。然則執以何者爲其體性耶。執以智爲其體性歟。然智應境成用。而

實不取於境。則智非執。安能爲執之體性也。執以境爲其體性歟。然境待智成用。非能取者。則亦非執。安能爲執之體性也。執以不了謂了。爲其體性歟。然不了謂了者。妄有取著耳。非真有執持。則安能爲執之體性也。如是展轉尋求。實無執之體性可得。則知執但妄有假合。無實際也。

執之影響者。執有何種影響耶。夫執以不了智境自性。分別取舍。堅固縛著。而成顛倒。顛倒之極。有無內外大小智境等計。熾然繁興。苦樂憎愛種種妄相。雜然並作。而實都無實際。但自擾亂自迷罔耳。雖其影響所及。足以惑世誣民。然於智境。固無動變。惟愚人受其銜誑。又從而起執焉爾。斯則執之影響。皆是虛妄。安有定實也。

執之去除者。執云何而得去除耶。但能觀執之自性。則執自去除耳。蓋執以不觀自性而妄有。故種種推求。都不可得。則何待用方便去除而始無也。執自本無。去除寧實。能觀自性。了達緣生。則妄計冰釋。更無顛倒矣。是則去執云者。亦轉其假名焉爾。安有定實也。

執之究竟者。云何是執之究竟耶。夫執以種種推求。都不可得。則實妄緣假合。而無定實。故其相用體性。悉皆妄有而無實際。無實際者。寧有來去。來去已妄。豈有作爲。無有作爲。彼因執所起之業。復安在哉。作業已空。更何因果。是則執之究竟。猶是智境之假待。能執即是本智。所執即是實境。而所由虛妄者。但以不了謂了。遂計著顛倒。而失瑜伽之用耳。故愚人誤會。卽執幻爲三界六道邪見。而苦果不得解脫。智者

諦觀卽執轉成金剛蓮華淨覺本智而妙用周遍法界矣。總觀門中亦分二門。一者觀我執門。二者觀我執實相門。

觀我執門中約爲五相。所謂我執之自來、我執之名相、我執之體性、我執之作用、我執之解脫也。我執之自來者如上所觀。我之與執俱不可得。則知我執定不從我與執來。然則我執果何自而來耶。夫我之與執以俱不可得故。各無自性。以各無自性故。相假待生。以相假待生故。俱不可得。是故我執實無所從來。但以妄我幻起妄執。妄執邪計有我。誤會而成我執耳。然妄我既妄有定執。妄執復執有定我。妄執之我妄我之執俱時而起。縛著不解。誤會之我與執。乃若不可須臾離矣。而實因執有我。因我有執。離執無我。離我無執。則我非能執。執非我所。離之不成。合之非有。誤會之者亦安可得乎。斯卽我執且無生起。更何有自來也。

我執之名相者如上所觀。我執既俱不可得。且無生起。則我執之名與相云何而得有耶。蓋我執以相假得名。以誤會爲相。相假得名。則非定名。誤會爲相。則非實相。名非定名。則無當於實。而不可紀極。相非實相。則莫得其朕。而靡有際量。是故世間凡夫外道小乘等。雖種種爲我執立名。種種取我執自相。其實所執之我已是因彼妄立而無實際。則我之所執尤爲妄中之妄。寧有可得。我執俱妄。我執之名與相。獨能不忘耶。夫身與境。蘊與法。皆不可執爲我。皆非我所能執。則其中固無可立爲我執之名。足表我執之相。

者。若乃依身境蘊法所起之見。乃至依我執所起之計。其尤不可執爲我。尤非我所能執者。豈復有可立爲我執之名。用表我執之相者歟。然則我執。復以何者爲其名相耶。如是種種推求。我執名相。究竟虛妄。復何疑焉。

我執之體性者。如上所觀。我執名相。既究竟虛妄。則我執體性。復云何而有耶。夫身境蘊法見計。既皆不可執爲我。又皆非我所能執。則皆不得爲我執之體與性。然彼身境蘊法見計而外。復有何者得爲我執之體性歟。虛妄。能爲我執之體性耶。假待。能爲我執之體性耶。誤會。能爲我執之體性耶。彼既虛妄假待。誤會矣。尙何體性之足言也。如是種種推求。都無足爲我執之體性者。則知我執。實無體性可得。但以我之妄執。與妄執之我。假合誤會。而妄有似夫體性象耳。

我執之作用者。如上所觀。我執既實無體性可得。則我執之作用。復依何而有耶。夫我之與執。徒妄有作爲而實無功用。我執之假合作用。寧獨不爾。則其作業與作者。亦固如我之與執。既以遮他而自空。且復以緣彼而妄有矣。如是空有顛倒。妄見隨生。分別取舍。堅固縛著。因已不實。焉有真果。只名言習氣幻成種子。妄起現行。以自擾亂。自迷罔耳。其於真實智境。詎能動變其纖微哉。愚癡之人。受其銜誑。相與僞妄。益多困苦而已。然則我執之作用。寧有其實際可得也。

我執之解脫者。如上所觀。我執既無自來。亦無名相體用可得。則其縛著。究竟虛妄。虛妄之我執。寧復須

解脫耶。蓋亦假名縛著者。假名解脫焉爾。夫我執之妄作。惟不知假待。誤認定實。故有種種繫縛苦惱。今若了知其無自體性。不復取著。則癡暗頓轉爲明。顛倒頓成相應。而本無之縛。亦不解而脫矣。然則我執熾然。既爲假有。我執寂靜。亦復假無。諦觀實際。果復誰縛之而誰脫之歟。

觀我執實相門中。約有二相。所謂從空假中觀我執實相。從我執實相觀淨菩提心。是也。

從空假中觀我執實相者。依前所觀。我執無自來。無名相。無體性。無作用。無解脫。則唯是畢竟空相。以畢竟空相故。我執不可得。然亦以畢竟空相故。我執得以假立也。蓋我以不可得故。得假所執而爲能執之我。我執亦以不可得故。得假我所而爲妄計之執。我執復以俱不可得故。我執得互假以爲我之執。而執有我。斯則我執。以不可得故。空亦以不可得故。假。卽是以空成假。以假成空。以假遮空。以空遮假。亦卽是以空假互成互遮。而我執之不可得。亦不可得也。然則我執實相。卽空卽假。非空非假。不墮二邊。卽是中道。智者悟之。卽證智境實際。愚者不了。迷爲定有。遂自顛倒而失真。我總持之用。夫舍周遍而執邊私。棄真實而取虛妄。以中道而作邪計。是豈我執之咎哉。

從我執實相觀淨菩提心者。依前所觀。我執遠離空假二邊。卽是中道。則我卽真我。執卽總持。我之能執。卽是本智。所執之我。卽是自心。心色不二故。所執之我所。皆是智境。如是諦觀。則我執實相。不異淨菩提心。則知我執體性相用。卽是淨菩提心體性相用。本無虛妄。但以愚者妄計。自罔自小。不了謂了。遂昧所

本有迷於始起，而使周遍法界之瑜伽勝用，幻爲顛倒作業，唐受苦惱耳。是故釋迦牟尼如來，於涅槃法會，特標常樂我淨四德。俾一切衆生，並得卽其妄計之我執，轉爲眞我之大總持。而亦卽於虛妄之我執中，證得自性清淨大菩提心也。法華經所謂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者，蓋卽此事矣。夫淨菩提心，卽是法界源底眞實自性。卽是一切衆生本覺本智。一切衆生之所由能執我我所而得成爲虛妄我執者，以具有此心耳。是故此心，卽是一切衆生眞實之我。卽是一切諸佛本源心地，成佛種子。諸佛由有此心，得依之發眞實用，成最正覺。衆生有是眞我淨心，乃不能如實自知，而不了謂了，誤會邪計。於陰界入中，妄有虛妄我我所相。復於虛妄我我所中，妄起虛妄我執。我執旣起，人法熾然。迷罔顛倒，無異作繭自縛。又如衣底金剛，以不識故，不能獲眞寶之用，而反爲所傷。故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是以大慈垂教，旣爲凡夫外道執私我神我者，說無我。復爲二乘執無我者，說眞我。蓋無我法立，蓋障已除。眞我義成，覺心遍淨。衆生成佛，如來設教，舍是寧有他途哉。是則法界實相，唯此一清淨眞實大菩提心。而我執實相，亦唯此一清淨大菩提心。則凡有我執者，寧不能如諸佛之卽其我執，轉爲清淨眞實大菩提心，而頓得證入法界照明三昧，以起周遍清淨瑜伽勝用耶。具智有情，觀此我執實相，蓋奮興精進，以如實自知哉。

辭典 及 西文 字典 詞字 典

中華百科辭典.....舒新城等 一冊 八元

中國教育辭典.....舒新城等 一冊 七元

中外地名詞典.....丁贊夏 葛綏成 一冊 二元五角

地學辭書.....王益匡 一冊 三元半

數學詞典.....倪德基等 (增訂中) 一冊 三元

理化詞典.....王烈等 一冊 一元八角

博物詞典.....彭世芳等 一冊 三元

注音新辭林.....精裝一冊 二元四角

新式學生辭林.....精裝一冊 二元六角

中華諺海.....史襄哉 一冊 一元五角

國語成語大全.....郭後登 一冊 七角

國語普通詞典.....馬俊如 一冊 一元

作文類典.....楊結 精裝一冊 二元四角
徐元誥等 並裝四冊 二元

辭海.....舒新城等 (排印中)

中華漢英大辭典

陸費執等編 精裝一冊 八元

實用英漢漢英詞典

李儒勉編 精裝一冊 二元

-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楊錦森等編 一冊 一元
-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沈彬等編 一冊 三元六角
- 新式英華詞典.....沈彬等編 一冊 二元
- 英華正音詞典.....陸費執編 一冊 三元六角
- 英華萬字字典.....陸費執編 一冊 精裝九角 並裝六角
-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沈彬編 一冊 精裝七角半 並裝四角
- 中華英漢商業辭典.....李天註編 一冊 一元
-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一冊 二元
- 德華字典.....馬君武編 一冊 五元

中華書局 出版

文苑

兼葭樓詩

庚午
辛未

黃節晦聞

庚午

元宵

兵火殘民賤摘蔬。海翻雲湧乃魚魚。萬人遮道看花日。百郡迎年祀竈書。雖未太平猶足樂。敢違同欲況其餘。當國下令廢舊曆。禁元宵行樂。月明天下張燈節。今夜城南走鈿車。是夕北平張燈如舊。

秋涓北來視余四月六日社稷園置酒賞牡丹作

風力初低雨意輕。爲花何愛一春晴。回陰莫展丁香結。廢閨難催芍藥生。塵土牡丹黃上額。殿臺楊柳碧連城。眼前草木榮枯態。與汝盱衡說舊京。

絕句

黃眉燕子白兩脚。黑頭楊柳青數枝。欲使羣蟲無翠羽。日燃爆竹更彈碁。

初聞蟬聲

樓對高枝失地陰。歛然蟬翼鼓微吟。暑中休沐閑閑意。天際飛鳴泯泯心。勞苦可曾知有雪。反歸吾已戒聞琴。繁絃聒耳何從息。更曳殘聲入夜深。

曼殊遺畫一老僧背斜陽掃落葉三十年前同寓江樓寫以詒余者題語云寒風
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無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夏日搜
篋重觀黯然題句

亡友遺繡三十年。西冷宿草日芊芊。夕陽只在黃昏候。依舊江樓負手前。

飛燕

袖手風林看燕歸。傾巢未定故依依。將歌猛虎安從息。好戒生烏不住飛。國圯一城空絕代。波連雙海祗
通微。二句
本事斜陽更爲紅顏戀。不換華鐙照舞衣。

新月

向圓新月一彎開。無奈人生老不回。鬱勃瓶花能亂性。手焚香麝看成灰。

西樓

晨炊殘月掛西樓。樹頂朝陽綠尙稠。短短秋風纔領略。困人煩暑又淹留。

題漢豐戴君厚記吳孝女事遺墨

天下非人倫。罪始孔文舉。譬親若瓶器。寄盛乃子女。邪說至今大。家國滅何詎。漢豐戴君厚。爲文不步禰。
記孝吳女愚。愚獨解殉父。飢饉活餘人。父可不肖死。此之謂智識。禽獸塞寰宇。披君遺文讀。使我更傷古。

北海子荷花湖畔送吳雨生

必

晚荷亭亭上岸立。朝日曨曨過雨遲。造化本來無盡態。亂中言別不須悲。

月下

明月何曾喻此情。人間俯仰覺情生。秋來養菊殷勤意。不及湖荷憶昨行。

中秋夜獨游北海對月作

余意翩翩與月生。月明誰解是宵明。

淮南子。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盡冥宵明。

天人消息今成阻。

中秋月圓人樂。自然而然。天人

相合之理。莫過於此。今欲廢除令節。是謂違天拂人。此古今一大事。不可不記。

弦望安排化未更。湖艇張歌寥落見。宮鴉離樹再三鳴。悲懷不為思鄉

動。況有微雲繼倚聲。

重九後一日雪

燕薊初無重九雪。推窗驚見白皚皚。半黃苑柳添冰縷。一色霜蹄起玉灰。瑋異今晨當自美。涅寧餘黜看輕回。回頭昨日尊前菊。真讓梅花頃刻開。

讀周印昆夕紅樓詩題贈

還同九僧句。不是四靈詩。契契陰何而。峻峻同島眉。客兒多妙解。皇甫茂叔豈難辭。莫詘隱侯論。君看杜拾遺。

送唐天如南歸

亂中來見豈尋常。對語經旬別更傷。莫作杜陵歸蜀計。本無人識浣花堂。

偶成

砭訂愚頑已敗爭。導囂惟恐在賢明。閒中爲下伊川解。一念於人絕不輕。伊雅淵源錄云。橫渠嘗於學堂雙廡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

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

十二月十七夜明日立春

餘臘回春未解寒。嚴更初爲汝花寬。臘梅數閨開還勒。舊雪除冬落愈殘。凍巷萬家鑪火絕。廢城三苑海

波乾。明朝羣稚嬉冰樂。倚賴東風不做難。

辛未

過二海

海水翻飛凝作冰。春融魚鼈欲騫騰。口乾蘆甲猶穿渚。得地苔磯可結罾。松臥任憑螻蟻穴。鳥栖疑與鳳

凰朋。樓臺五色迷余目。何況風鳶決鶴鷹。

澌冰

一冬曾未上瀛臺。纔見春暘凍又開。流水是冰澌既盡。昨宵猶爲聽冰來。

無題和張孟劬韻

三年臣里許鄰東。度度闌牆隔幾重。徒結中衣雙絹白。可期滄海一桑紅。高唐暮雨雲初出。洛水微波佩豈通。祇有無生能贈我。芳華虛自寤春風。

雜詩

眼底鶯花歷亂時。不分紅紫與黃驪。餘年心力俱拋盡。日聽金鈴度柘枝。
一雨山雲緩緩歸。西峯樓外隱依微。回頭欲睇津沽水。不見東流掛落暉。
孤吟真媿夏蟲鳴。相躍相從共死生。惟有傷心無與訴。未寒良夜一蟬情。

舊時人影記周遮。步屣回廊日又斜。一鏡照天仍覆地。眼中何處有蓮花。

康僧會大安般守意經序云。姪邪汚心。猶鏡處泥穢垢。汚焉。假以照

天。覆以地上。雖有天地之大。譬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濁。兼垢汚心。有踰彼鏡矣。

了無大地月長明。圓缺何從滅又生。玉兔銀蟾勞想象。任人惟有可名名。
捐情老始學忘情。不謂林花雨後生。黃蝶晚陽盤草地。片時間立不行行。

守意

未能守意況怡情。只爲人間有此生。眼見白蓮霑濁露。出汗不染。乃蓮之性。而入世汗即染。其生心哀明月轉周。
瀛。此月沒而復出。亦猶人之死而復生。名山尚富金銀氣。謂儂環堵猶聞雅頌聲。謂儂自笑平時憂樂大。至今纔是

百無成。

南樓月下

孤月曾圓長是缺。南樓博得夜深眠。涼枝謝暑招風露。別閣當窗隔帝天。一室晝明元不望。九州溟浸忽垂憐。愁懽亦只須臾事。闌外三星見日先。

書憤

慷慨秦風對策言。襄陽揮淚我啣恩。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過陳不式爲無人。誰解尼山語痛辛。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始傷神。

八月十四夜月下

墜形用淮南子纖似一塵微。影落銀蟾有萬幾。過去古愁從作歎。晚來邊火霎成圍。秋蟲趣織人逾嬾。病羽摧頽婦退飛。入戶且添盤燭聽。夜深紅淚照羅幃。

重關篇

重關盡撤女樂羅。飛仙舞姬紛嫵姿。萬夫辟易佳人歌。明烽警羽疾騎馱。綠江已失踰金河。銅符合虎趨偃戈。柳邊龍塞委剌那。昆湖瓊島無曾波。洪都反縷趨尊華。長筵列炬明刁韉。死綏報國騰妖娥。控大思正相唯阿。江漢淮黃無稼禾。炎火千里蜒蝮蛇。白山黑水飛蒼鵝。路嚴僕甲猶斜柯。

西原

西原風燥日平馳。暫慰孤寒忘凍飢。作暖秋陽方病卉。放開田父許依籬。霜前白雁歸成陣。雨後黃花粲在枝。仰俯物情誰則覺。爾牛無族草離離。

十月五夜作

危城昏語夜堂堂。輟講程門有去方。不惜此身離亂際。北風猶說第三章。

寄越園

北地花爲風雪欺。令人感歎向陽枝。益梅未有凌寒格。恐負西湖處士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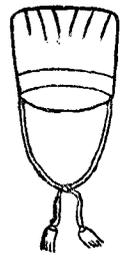
【本縮】
精裝
二冊
定價
七元

中華大字典

【本大】
精裝
四冊
定價
十六元

【冠】古丸切音官寒韻

① 簪也。所以簪髮。弁冕之總名也。从
一。元。一有法制。故从寸。見「說文」。
〔段注〕簪者。纒臂繩之名。所以約
束髮者也。一以約束髮。故曰簪髮。
引伸爲凡覆蓋之飾。



圖冠

② 帷也。〔白虎通〕「兔」一者帷也。帷
持其髮也。

③ 貫也。〔釋名釋首飾〕「貫也。所以
貫韜髮也。」

④ 鳥獸頭上肉塊也。〔後漢輿服志〕
聖人見鳥獸有「角頰胡」遂置「
冕纓紱」。〔按世稱鷄頭上肉塊曰
雞。〕

⑤ 雞。花名。有三色者。有五色者。



圖花冠雞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由歐陽溥存徐元誥汪長祿主編范源廉戴克敦陸費逵校閱其特色有四：

- 收字四萬八千餘
- 較康熙字典多五千餘字全書四百
- 萬言較康熙字典多三分之一
- 每一字解釋至數十條複詞種多
- 人名地名新名詞……等無不收入
- 引用之文均查原書校核並一
- 律註明篇名 一洗尋常字書
- 輾轉鈔襲以訛傳訛之弊校正康熙字典之訛字凡二千餘條
- 書館協會季刊 推爲我國第一部字書
- 大字三號小字五號每條另行眉目極清插圖三千餘個五彩圖多幅附錄有篆字譜中外地名表
- 上欄爲本字典一而中四欄之一

| | |
|---------------------|-----------------------|
| 中華中字典…… | 歐陽溥存徐元誥等編 精裝一冊……三元 |
| 實用大字典…… | 楊譽龍等編 精裝一冊……三元六角 |
| 新式學生字典…… | 吳研因編……一冊 |
| ◆ 精裝六角 並裝四角 本裝三角 | |
| 頭尾號碼新國音學生字典 | |
| ◆ 陸衣言馬國英編……一冊……五角 | |
|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孫懋編……一冊……四角 | |
| 新橋字典…… | 萬國鼎編……四元五角 |
| 中華萬字字典…… | 沈鎔編……一冊 |
| ◆ 精裝一元二角 並裝六角 | |
| 國語學生字典…… | 陸衣言等編……一冊 |
| ◆ 精裝一元二角 並裝六角 | |
| 小學國語字典…… | 馬俊如等編……三角 |
| 中華國音新字典…… | 陸衣言編……三角 |
| 標準國音學生字典…… | (排印中) |
| 四筆計數標準國音學生字彙…… | (排印中) |

南冠集

潘式

三月一日忽被逮立行解赴瀋陽余自亦不知何事登車賦此

星流電掃去倉皇。窰獄橫飛六月霜。豈爲窮途悲阮籍。祇憂酷吏值張湯。撐腸最惜盧仝字。治產慚無蜀相桑。萬事到今甯可慮。惟將忠厚聽蒼蒼。

次日傍暮車中閒望

釋迦願力弘。欲以身飼虎。勞勞墨者徒。放踵期小補。天地良不仁。彌縫固妄舉。微生丁末世。一失嬰罔罟。危孫豈云忘。消息殊難語。愧非公治長。宣聖妻以女。亦羞作楚囚。對泣取自苦。夕陽被亂山。絢麗乃如許。句當官事了。復此來延佇。

被羈憲兵司令部呈陳介卿司令

嘉客當筵笑語新。斗驚緹卒繫微身。何期公治還羈獄。豈有曾參解殺人。李賀苦吟傷髮少。子長痛哭坐家貧。明公盛德如風至。佇待雲開及好春。

余好爲小說家言多寫兒女子事有傳余被羈事涉閨穢者感爲二詩

公子風流自絕塵。時危更愛不貲身。夷門未過圍須解。何處傳聞近婦人。

正則芬芳萬古悲。流傳宋玉有微辭。香奩寫就無人會。盡說冬郎好艷詩。好字去聲

余被羈惟以蘇詩自娛。三月十六日快雪時晴。酌酒晚飲。以乾餅就醬油湯食之。

盡飽戲爲長句

壓簷春雪消未盡。紙窗時聽風颼颼。牀頭尙有冷麥餅。市上可買高醬油。不知西伯拘羑里。誰問東坡貶惠州。頽然一醉伸足睡。世間何者非悠悠。

夜讀東坡陳孟公詩感憶林孟公崇塘巴黎因次其韻

嚴宵寂歷看星斗。萬慮橫胸驅不走。平生四海林孟公。不以艱危移素守。高山大水霧沈沈。凝魄穿空接寸心。風塵輪鐵劫君去。執手規余比四箴。孟公十八年再去國。余自舊都相送。至潯陽南滿車站而別。孟公以余疎放。苦口極陳。別時皆泣下。嗟余矮屋低頭過。胯下猶甘遑拭唾。抗餓憐君苦讀書。熱淚橫眶飛濺坐。

讀胡適文存二集第二冊戲爲一詩

下筆扶疏一萬行。每從妙語歎君房。苦將詩格推金鄭。却把高談誚李章。百世居今猶視昔。侏儒未短朔何長。煌煌約法人權論。靈藥誰知換幾湯。君於晚清詩人。盛推金和鄭珍。而以諸家爲自鄭。又述章士釗與同時之政論家。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方徵引西儒以論中國政者。後復法之徒。已踏國憲於脚底。其言可謂深痛。而君固於二十年前著論於新月雜誌。

被羈匝月甫得荆人一書是夜夢返家

寂對囚窗將匝月。遙知廣陌起香塵。溪山漸綠宜尋屐。桃柳爭舒正釀春。啜泣背人憐拙婦。減餐無睡累衰親。分明昨夜魂歸去。驚笑花枝照坐新。

余曩游頤和園見有小額題曰洗秋歎其製語清絕客秋校樓小疾引以入詩惟成二韻被囚憶及因爲補之

萬慮人間總謬悠。此身惟合喻虛舟。枯禪淵默初澄慧。靈雨飄蕭更洗秋。坐覺文殊來丈室。欲呼明月共高樓。無心底用安心法。簷角銀河自在流。

憶家

中夜不成寐。愁看北斗橫。何時身復返。又見月孤明。理直吾何懼。途窮最可驚。可憐妻母淚。正作四行傾。

囚中聞樊樊山先生逝世

少日風華映玉堂。老來陶寫劇神傷。百年鼎鼎才人筆。蕭落今誰繼勝場。幻滅紛淪等一漚。有生萬彙亦天囚。不堪夢覺燈昏際。春夜蕭寥直似秋。

見守卒持海棠一枝

囚室輕紅乍一枝。魂飛京國燕游時。花前名士常同醉。衆裏英聲許獨馳。豈謂傾危皆蔡澤。始從緩急痛袁絲。天教困處爲盤錯。誤却春光未足悲。

楊大光先生以六祖壇經見貽獄中

兀對微言逐緒尋。孤燈瘦影夜沈沈。直將臺樹開空慧。更取風旛警妄心。地獄森羅宜我入。人天悲憫共君深。何當遍涌曹溪水。一聽尊師大海音。

妻弟何理之倫世於余被逮之次夕追至瀋陽一見而別感作

與君爲兄弟。親愛如一日。破垣老榆下。臥起共容膝。飢寒迫歡笑。歲月去人疾。惘惘遂出關。無計免乖隔。長函書細字。百鬱不盡一。喜子憂患餘。折節事面壁。二年苦生離。我亦迎家室。衰親扶病至。荆婦喜還泣。惟有小女兒。抱頸索梨栗。君來見姊妹。團坐分粗食。蕩蕩青天高。歲暮北風烈。斗酒行自勞。醉飽兼蕭瑟。奮袖亂燈光。慷慨淚沾臆。何期夢裏人。真復在咫尺。歡然燕朋友。知我喜動色。簋尊未及陳。奇禍來不測。耶當星夜去。不得容一息。哀哉母與妻。靜坐驚霹靂。中宵腸寸斷。呼天餘戰慄。千里慰南冠。恩義堅金石。囚窗得見君。悽愴入肝鬲。執手不能語。癡視旋復別。嗟余不自量。文字矜氣力。郵筒走九州。結交到不識。終然嬰世患。四顧誰相惜。永愧蹶霜蹄。敢譬折雲翼。長思龜在泥。益慕雉游澤。古來聖賢人。死去追不得。或云坐數奇。或云命磨蝎。至今讀史傳。廢卷令心惻。黃金不改堅。白玉不改潔。烈火與青蠅。豈足傷一屑。願逢賢有司。撥霧期昭雪。仰視北辰星。自撫身世厄。嗟君在何許。儻可通魂魄。苦語不成詩。待君爲酸墨。

獄中植清明降雪

循牆負手獨吞聲。寒食前宵已自驚。匝地昏霾飛亂雪。是何佳節號清明。
踏青正及折桃花。賸有兒時樂可誇。一尺幽窗頭似蝟。直教如此送春華。

詠史

望斷高空日又曛。寒柯雅噪漸歸羣。鼠肝蟲臂真何事。馬角烏頭愴昔聞。書背遠傷周太尉。引琴終泣孟嘗君。正從豸口聽悽語。何處笙歌過五雲。

繫獄五十日陰雨連朝愁苦最甚竟至不能以詩排遣又五日始追記之

香泥繡轂亂春游。灑入囚窗便是秋。抑塞撫胸時一歎。旁皇繞室動千周。途迷七聖吾安往。劫入諸天佛亦休。直到嘔心無半字。始從此境識窮愁。

獄中不眠已成恆態守者時致譙讓忽以一語慰余

依牆瘦影對伶俜。夜夜無眠獨不寧。冤意彌天騰沸水。囚窗徑尺數寒星。韓非空見留孤憤。秦相猶須具五刑。富貴如斯況窮素。獄官多謝眼還青。

被囚雜詩

囚窗何所有。甘卷蘇公詩。潛吟有新獲。還憶東齋時。余兒時書深思與熟讀。公言豈吾欺。咄哉何李輩。姦語尋癥疵。王珪亦何心。媒孽蟄龍知。百日竟不死。千載猶遺悲。我今亦繫獄。正坐識字非。此中足歌嘯。四

壁幸有餘。坡詩。去年御史府。舉劾觸四壁。守卒呼我前。聽鞠不容遲。吾方有公事。卿且立斯須。聞之怒且笑。目瞞還鼻噴。故態猶不悛。此信書癡。

夜分望日出。清曉望日沒。望斷出復沒。文書在遼闊。獨蒙視遇優。自撫已悽絕。可憐幽園中。誰復聞嗚咽。蘊藏疫癘氣。手足交曲鐵。去年入獄門。今日罪未決。古者重哀矜。所以行惻怛。近世障人權。責在不容失。一家哭可哀。一路哭誰恤。慷慨欲直言。餘足恐並別。

獄簷三十日。面目轉鰲黑。病莖猬毛亂。作勢拒梳櫛。仲春益和柔。臥席紛壯蝨。復有鬣鬣鬚。冒突負奇倔。初如春蒲生。淺水搖短碧。旋看燒後山。一雨森已密。紛綸醉夢餘。堅陣排鋼戟。豈惟旁人驚。自顧已難識。擲鏡忽復笑。欲去扶餘國。不逢李藥師。風塵莽榛棘。

五先生詩

有序

民國二十年三月一日。余忽蒙冤獄。一時親故多馳救。而五先生者尤絕倫。此五君者。或爲今世之名德。或浮沈於卑位。其仁俠之情。則一旦處卑位者。其衣食之慮尤重。有所瞻徇而不救者。非忍於情。力不足也。今奮於義烈之氣。而一切爲之。詎非至難者乎。余用是慷慨流涕。發爲歌詩。以厲季世。敦薄俗焉。

(一) 紹興宋繼春先生寶瑛

繼春與余相識半年。共事一校。所入甚薄。聞訊則質衣。得銀三十圓。持濟余。至憲兵司令部。聞者譴議之。乃留財而去。後屢至。終不得見。

曾參傳殺人。慈母投杼走。子長繫冤獄。故舊皆袖手。親近且如斯。豈其情不厚。禍來動難測。自救誰敢後。子兮乃何人。慷慨獨不苟。典衣得卅金。奔走探囚牖。譙訶困門卒。哀乞勞舌口。終然賴此力。得以備糧糗。嗚呼數雖微。恩意重山斗。淵明感一飯。冥報期不朽。子固行所安。吾敢妄辭受。獨憂仁俠情。萬報吾終負。時危識忠貞。患至見良友。不逢生死關。安貴嬰與白。平時道義交。倉卒或喪守。是以衛荆軻。所善惟屠狗。悠悠千載間。烈士痛已久。

(二)合肥蔡華甫先生慶梁

華甫識余於皇姑屯車站。觀面。謂余讀君書久矣。余因車過皇姑屯。哀役者告君不及。君方在值。聞之。立託其職他人。越站馳見。余妻後至。無宿止。君邀居其家。時君病廢。扶杖夜與余妻覽緣鐵軌行。乞援者。

弱冠昧潛修。妄意弄柔翰。千言常立就。萬紙傳汗漫。虛譽來無端。中已伏憂患。共君相逢地。喧笑圍燈燦。衆中述我文。累累珠可串。精神有冥契。初不待識面。酒杯期更邀。肘下生急變。囚車喜暫停。消息懸一線。霎聞鳴笛去。望斷終不見。悽傷無奈何。意外驚偉岸。聲低叩端委。語促雜悲惋。強爲呼吸留。旋作雲雨散。哀哉椎髻人。猶勞具殮膳。踰蹕犯嚴宵。喘息共悚戰。吾書走名都。結納多英彥。尊空客亦去。何翅蜃樓幻。嗟君處卑位。高義白虹貫。恨余俱沈淪。不得論登薦。作詩期表微。扼腕還長歎。

(三)武彊賀孔才先生培新

孔才與余同受業於桐城吳北江先生。少相知愛。三月一日。余方歸自君家。忽被逮。君走慰余家。伯鷹一日繫獄不出。生計苦爲任之。昔君祖考松坡先生。以文章道德繼吳肇甫先生爲北方大師。君今翰墨風采與先德輝映。世皆已仰之。而余所欲正告天下者。君敦義重交之節如此也。

大儒逝已久。世變日以新。慷慨天地間。寤寐吾誰親。高蹤固莫接。猶及交其孫。夫子少年時。吐辭超西京。意無賈長沙。恥復準過秦。雁行謁吾師。立雪聞傳經。短翮依文鸞。微光伴長庚。蒼蠅附驥尾。亦致千里程。悠悠日月邁。事勢迫吾生。撫領忽有鬚。望道茫無津。所餘憂患身。窮途更拘囹。曾參遭讒口。子長況家貧。嗟乎鮑叔牙。挺起相哀矜。人生重立節。窮達非所論。姬幽孔亦厄。列舉恐不勝。縱觀載籍上。急難凡幾人。所得逾古賢。足以傲千春。幽囚誠苦痛。感此鴻毛輕。道義立本質。摛藻成其文。如何妄庸輩。謬意能相分。遼哉哲人教。卓立留典刑。奇辭昭偉度。江漢流聲名。

(四) 永新蕭叔綱先生純錦

闕

(五) 長沙章行嚴先生士釗

闕○以上二詩原稿出獄時數佚俟補爲之

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迎伯鷹出藩陽獄賦此以贈

章士釗孤桐

卅年曾作楚囚來。今日迎君又柏臺。冤獄證如三虎耳。文人命比一鷄裁。夢魂錦里楓林黑。曲膝梁汾馬角哀。收泣應從今日始。胥靡舟楫看斯才。

出獄後蔡華甫邀游北陵有詩見貽次韻奉答

淪羈無計脫塵蹤。劫後還來印雪鴻。聊藉清游驅抑鬱。更將笑語答葱龍。功名祇有欺玄鬢。心事終看託赤松。日落風淒欲安往。醉鄉除是覓無功。

暫拋人世千重慮。來侶先生半日游。腐肉生蟲同久化。豐碑煥采尙今留。諸天荒莽交成壤。一念迴環妄喜憂。負手最高層上立。茫茫雲物浩難收。

偶見孤桐先生兩律悵觸羈心次韻奉懷

妄意乘槎夢日邊。劫餘海濊送凋年。誰知宗社成孤注。更恤儒冠值幾錢。祖逖渡江猶擊楫。陳平負郭故無田。逃空未是吾曹事。豈要團瓢結靜緣。

濁酒孤鐙對冷檯。醉中白眼間能青。空囹日月餘深痛。幽佩蘭蕙憶遠馨。不死微靈期放踵。未除腐習欲窮經。迷途待覓安心法。一叩先生爲喚醒。

題黃二南舌畫集

芒角撐腸日夕加。孤懷遏抑自槎枒。人間有舌生千險。誰似黃筌粲作花。

醉來頓覺膽輪囷。木石何勞爲寫真。欲乞廣長垂萬里。噴將淚墨畫流民。

大言賦云。垂舌萬里。唾一世。

按潘式君字伯鷹號冕公安徽懷甯人文采斐然尤工爲小說著有人海微瀾與隱刑二書參閱本誌第七十三期文錄第三頁吳必撰人海微瀾序爲時

所重初按日登天津大公報繼由北平世界日報社印成專書發售合訂三冊題曰冕公小說集每部價二圓民國二十年三月

以無辜被逮。由北平解送瀋陽。羈禁於該地憲兵司令部。經友人代白冤誣。本可早日省釋。乃以人事錯雜。恩怨糾紛。挾持報復。公私莫辨。君遂久作犧牲。在獄歷百餘日。始得還復自由。其間困苦備嘗。幸未傷及體膚。牢愁所積。發而爲詩。今彙刊於此。依本誌刊登專

舉例。不加圈點。

古有窮愁工詩之說。又有憂患成才之論。今君在獄。胸襟益廣。情感彌真。吐詞芬芳。體物精細。人生之領悟既深切。他日

發爲小說。必更有進也。本誌第五十九期所登西安圍城中諸君之詩。正可與此集齊觀並論。境能造人。爰得實證。饑死之厄。與縲絏之遭。均未始非幸也已。編者識。

標商冊註

